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4/55
7 February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海地的人权情况

特别报告员马尔科·图利奥·布鲁尼·切利先生
根据委员会第1993/68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1 - 23	3
一、经济和社会情况.....	24 - 31	7
二、海地的人权情况.....	32 - 110	8
A. 导言.....	32 - 34	8
B. 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遭受侵犯的情况.....	35 - 66	9
C. 免受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67 - 79	14
D. 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 遇或处罚的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80 - 92	17
E. 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93 - 101	19
F. 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102 - 110	21
三、海地政治进程的主要参与方.....	111 - 161	22
A. 国内主要参与方.....	114 - 136	23
B. 外国参与方.....	137 - 161	29
四、步履维艰的谈判进程.....	162 - 218	34
A. 以往的努力.....	162 - 163	34
B.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	164 - 176	35
C. 特使的任务和活动.....	177 - 184	37
D. 《加弗纳斯岛协议》.....	185 - 188	38
E. 《协议》的执行情况.....	189 - 218	39
五、结论.....	219 - 226	44
六、建议.....	227 - 228	45

导 言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3/47)并于1993年3月10日未经表决通过了题为“海地的人权情况”的第1993/68号决议,其中它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一年,并请他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委员会决定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在题为“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的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海地的人权情况。

2. 委员会第1993/68号决议中批准的建议和措施指导特别报告员展开调查和编写他于1993年11月22日向大会第三委员会提交的临时报告和关于海地的人权问题的最后报告。

独立专家和特别报告员以前所做的工作

3. 委员会任命的独立专家和特别报告员所写的报告中讨论和叙述了最近几年里海地的人权情况。除了提供关于人权继续遭受侵犯的资料以外,这些报告还指出了海地社会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特别妨碍民主进程和基本民主体制的发展,因而妨碍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4. 人权委员会在1981-1986年期间收到和审议的报告的摘要载于特别报告员1987年提交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CN.4/1987/61)。除了综合叙述前几份报告以外,该报告还概述了海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和一般人权情况,并分析了立宪制度、立法、监狱制度和司法裁判等有关体制性方面问题。

5. 1988年至1991年期间提交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海地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在1986年杜瓦利埃政权倒台以后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建立和运行民主体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及此后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人权情况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报告谴责压制和任意中止基本的公民权利的行为,特别是言论、见解、新闻和集会自由以及工会自由和保障。这些报告还讨论了经常出现的未经正式指控或适当程序将人逮捕的现象。另外分析的问题还有:农村和城市暴力;恶劣的监狱条件,有系统的酷刑和虐待;剥夺政治权利的行为;以及继续普遍地侵犯《海地宪法》和海地参加的人权宣言和

条约中阐述的各项权利的行为。

6. 特别报告员以独立专家身份提交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E/CN.4/1993/50和Add.1)详细地阐述了该国的历史并分析了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特点。该报告还概述了1991年期间海地的情况,既批评了阿里斯蒂德总统政府2月开始执政以来的情况,又批评了同一年9月29日政变以后的情况。有一章专门叙述人权的法律背景和体制方面的问题。报告特别强调了外部合作和国际社会为了恢复民主所做的努力。

7. 特别报告员提交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报告(E/CN.4/1993/47)回顾了1992年期间在海地人权遭受侵犯的主要情况,特别强调了以下方面:压制和暴力;侵犯生命权、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侵犯免遭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权利和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侵犯见解和言论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专门另用一章叙述船民的状况,还用一章专门叙述对于保护和尊重人权的体制性障碍,报告叙述和详细分析了基本上由于国际社会和某些国家为了恢复民主和重新恢复阿里斯蒂德的共和国总统职务施加的压力而在海地发起的谈判的情况。

任命马尔科·图利奥·布鲁尼·切利先生为特别报告员

8.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再次延长布鲁尼·切利先生的特别报告员的任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1993/276号决定核准了这项延长任期的决定。布鲁尼·切利先生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命,并保证完成赋予他的任务。

特别报告员根据授权开展的活动

9. 特别报告员在履行职责时得到了人权事务中心的有益的合作。特别报告员还得到了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宝贵协助,特别是Edith Marquez Rodriguez大使及其执行秘书、海地事务首席专家Bertha Santoscoy Noro女士和委员会律师Meredith Caplan女士的协助。

10. 在其工作期间,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7月同人权事务中心的主任们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谈,并在那里编写他的报告。

11. 特别报告员决定前往华盛顿、纽约和海地,同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中处理海地危机的高级官员会谈,并同参加者进行会谈,以便熟悉旨在解决危机的政治谈判的详细情况,并了解海地的人权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秘书长办公厅建议特别报告

员将其访问推迟到指定的总理罗伯特·马尔瓦先生政府就职以后。特别报告员同意这样做,尽管他事实上预定于1993年8月23日至27日以美洲人权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海地,因为该委员会已经计划进行一次访问。人权事务中心为访问华盛顿和纽约制定了方案并做了必要的后勤安排,而美洲人权委员会也为访问海地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12.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13日前往华盛顿。他会见了美洲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及其工作人员,他们向他提供了许多关于海地的情况的资料 and 文件。8月16日和17日,他与委内瑞拉大使Guido Groscoors、加拿大大使Jean-Paul Huber、海地大使Jean Casimir、法国大使Antoine Blanca和美利坚合众国大使Harriet Babbitt进行了单独会晤,他们都是其各自国家派驻非统组织的常设代表。他还会见了美利坚合众国人权与人道主义事务助理国务卿John Shattuck先生;美国政府海地事务特别顾问Lawrence Pezzullo大使;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民主和人权办公室主任Richard Miller先生。他同他们所有人讨论了谈判的进展情况,达成的协议、执行协议的可能性和问题以及为了保障、促进和尊重人权而在海地发起的方案。

13. 在访问华盛顿期间,特别报告员于8月16日会见了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其间总统评估了海地的情况并表明了关于谈判、达成的协议和执行协议以及前景的意见和见解;他特别谈到了其关于重建和国家统一的方案中的主要部分。

14. 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未能会见非统组织秘书长Joao Clemente Baena Soares大使,因为他当时不在华盛顿。

15. 在纽约,特别报告员同联合国的高级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会谈。8月19日,他分别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统组织秘书长的特使Dante Caputo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政治事务高级顾问。同一天,他还会见了人权律师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方案协调员Robert O. Weiner先生以及该组织派驻联合国的联络员Candy Wittam女士。他还会见了美洲情况观察会的Mary Jane Camejo女士。8月19日,他会见了海地难民全国联盟纽约办事处主任Jocelyn McCalla先生。

16. 在访问纽约期间,特别报告员还得到了人权事务中心联络处和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关于海地人权情况的文件。

17.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22日前往海地。如同过去一样,他以美洲人权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进行这次访问。在那里他会见了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成员。他还会见了阿里斯蒂德总统任命的总统谈判委员会成员Antoine Adrien神父和Jean-Baptiste Chavannes先生。

18. 8月23日,特别报告员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礼节性地会见了

事实上的外交部长Francois Benoit先生。

19. 8月23日,特别报告员还在太子港同海地的主要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谈:政纲组织的Necker Dessables先生,Paul Dejean先生和Jean-Claude Jean先生,Sant Karl Levek (Centre Karl Leveque)的Gladis Joseph女士;海地律师委员会的Georgette Senatus女士;世界人权中心的Jean-Claude Bajoux先生,Jean Robert Vaval先生和Jean Robert Benoit先生;海地难民全国联盟的Ann Fuller女士和Pierre Esperance先生;法律顾问Jean Joseph Exume先生;司法与和平委员会的Joseph Polycarpe先生,Marcel Hilaire女士和Hugo Trieste神父;以及综合经济发展机构和人权委员会的Jessie Ewald Benoit女士。他同他们所有人一起回顾了该国的人权情况,特别是证明太子港以及该国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实际侵犯人权行为的资料。

20. 8月24日,特别报告员会见了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会见时统帅部的八位上校全部在场。他同他们讨论了政治危机,特别是该国的人权情况以及军方的作用。他还同参议长Jean-Louis Firmin先生和参议员Turneb Delpe和Rony Mondestin先生举行了会谈。当天下午,他会见了以下大众媒介的代表:Arc-en-Ciel电台的Yolette Mengual女士和Evariste P. Michel先生;Caraibes电台的Jean Germain Alexandre先生和Patrick Mousignac先生;Le Nuveliste报的Even Dubois先生;太阳电台的Jean Marie Dorsainville先生。他还会见了自由委员会的代表Antoine Izmary先生和Ivon Massak神父以及海地工会的以下代表:海地工人联合会的Jean Claude Lebrun先生和Marc Antoine Destry先生;海地工人普遍独立组织的Gesner Jean-Philippe先生;海地工人自治中心的Gabriel Miracle先生、Raymond Viueu先生和Gesner Milcent先生;以及工会工人联合会的Joseph Lefils先生和Deceus Louisius先生。

21. 8月25日,他前往圣马克和戈纳伊夫。在圣马克,他访问了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一个办事处,并会见了其两位成员Alejandro Carnero先生和Gustavo Cortez先生;他还访问了圣马克监狱,并会见了军营的指挥官。在戈纳伊夫,他会见了(慈善社)的Gerard Dormeril主教,并同侵犯人权行为的最近受害者进行了谈话,他们向他提供了该地区严重和持续的军事镇压的第一手证词。

22. 8月26日,特别报告员还在罗伯特·马尔瓦总理的寓所会见了该总理。同一天,他还会见了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代办Huddleston女士和美国驻太子港外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Ellen Cosgrave小姐。他还会见了一些主要政党的代表:争取改革和民主全国阵线和民主运动大会全国委员会的Victor Benoit先生、Evans Paul先

生和Turneb Delpé先生；拉瓦拉斯运动的George Pierre-Charles George先生；争取全国重建运动的Rene Theodore先生；争取海地解放与进步联盟的Reynolds Georges先生；共和国前总统和全国民主进步者大会秘书长Leslie Manigat先生。

23.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3/68号决议，1993年10月22日在纽约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海地的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现在本文件作为最后报告提交，修订截至日期为1994年1月10日。

一、经济和社会情况

24. 海地是西半球最贫困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该国的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该国在160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排列第124位。1991年，海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60美元，预期寿命为55岁，失业率超过50%，人口年增长率为2.1%，而婴儿死亡率很高。¹

25. 海地的极端贫困对海地人民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失业、危险和不卫生的住房、文盲、发病率和死亡率交织在一起产生了近乎非人的生活条件。¹

26. 1991年，据报道，只有60%的海地人口得到医疗服务。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每一万人平均只有1.7名公共部门的医生和1.3名公共部门的护士。此外，多数保健人员住在该国的西部，特别是太子港，因而使各省的医疗服务甚少，甚至没有任何医疗服务。至于私营部门的医生，据说多数医生收取很高的费用，因此多数海地人不敢前往就诊。¹

27. 海地人由于卫生条件差、空气污染、住房不卫生和垃圾没有得到处理而受苦不堪。据报道，只有32%的海地农村人口和50%的城市人口得到饮水，据说有些村庄的服务率不到10%。¹

28. 尽管据说一般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六，但婴儿死亡率（出生以后到1岁）估计为千分之九十二至千分之一百零七。传染病、感染病和寄生虫病是主要的死亡原因。据说80%的人口有可能患上疟疾。

29. 发病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据报道，海地人的平均卡路里缺乏率为20%，而平均蛋白质缺乏率为32%。¹经济危机、失业率上升、就业不足的加剧和随之造成的家庭购买力的下降以及农业生产力极低是造成海地营养不良水平的主要因素。

30. 种植部门是海地的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占该国粮食需求的70%；1990年，在

海地受雇的200万人中,130万人从事农业工作。¹然而据报道,砍伐森林和土壤侵蚀正在妨碍该国的现有和今后的生产能力。此外,结构性问题和1990年与1991年的干旱造成了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

31. 学校、电、电话和道路稀少,而在农村地区根本没有这种设施。此外自1991年10月起,有些人为了逃离镇压和失业而返回农村地区,这加剧了饮水不足、保健和营养不良方面的问题。

二、海地的人权情况

A. 导言

32. 自1993年2月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提交其前一份报告以来,镇压和政治目的的暴力在海地持续存在。侵犯人权仍然是系统和普遍的现象;军方和同军方配合的文职人员,特别是“区长”继续实施骚扰、恐吓、袭击、任意逮捕、即决处决和酷刑而不受到惩罚。尽管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向海地派遣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甚至在1993年7月3日《加弗纳斯岛协议》签署以后,这种侵权行为还普遍存在。正如特派团关于1993年2月9日至5月31日期间的临时报告所指出:

“特派团注意到,随着特派团人员逐步部署,个人、组织和人口各个阶层曾获信心而试求恢复他们自政变以来被剥夺的权利。当局对这种试图的反应是加强或至少是选择性地加强镇压”(A/47/960和Corr.1,第13段)。

此外,自1993年10月起,军事当局决定不遵守《加弗纳斯岛协议》,准军事部队和武装的平民团体在海地人口中间制造恐怖,而完全不受惩罚。受害者包括民众人权组织的成员和领导人、农民、工会活动家、学生、新闻工作者、神甫以及被怀疑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的任何人。在农村地区和太子港的贫民窟,例如 Cite Soleil,镇压仍然特别严厉,甚至持有或散发阿里斯蒂德的总统的照片也可以成为逮捕的理由:

“因此许多任意逮捕、非法拘留和酷刑案件可被看成是涉及受害者试图行使他们的言论表达权,而最常有的是表达他们对阿里斯蒂德的支持”(A/48/532/Add.1,第22段)。

根据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资料,一种恐惧和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该国,据认为,自1991年9月政变以来被海地军队、警察及其平民支持者杀害的人数高达3,000人。根据一个资料来源称,难以估计政治和法外枪杀的实际人数,因为司法当局很少对任何

真象不明的死亡事件进行刑事调查,其中包括谋杀等暴力死亡,无论这种死亡是否出于政治原因²。

33. 保安部队继续向穷人勒索钱财,而这些穷人向他们付钱是为了避免遭到任意逮捕、殴打和虐待,或为了从监狱中获得释放。这种勒索行为迫使一些受害者为了支付赎金而变卖他们的所有财产或交出他们的地契,因而使他们更为贫穷。

34. 根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员的报告(A/48/532/Add.1,第29段),自从1993年10月15日和16日特派团撤出以后,特派团收到报告称,特派团在当地的雇员和曾经与特派团接触过的人受到具体的威胁。

B. 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遭受侵犯的情况

35. 1993年和1994年初,在海地,生命和人身健全权利继续遭到侵犯,目的主要是限制或禁止行使见解和言论、集会和和平结社自由。³特别报告员被提请注意即决处决、人身暴力、迫害和骚扰的案件。被怀疑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人继续成为特别的目标,而据认为属于亲拉瓦拉斯运动(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当选的运动)的工会,民众组织和街道协会的成员以及不幸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在场的一般公民也不例外。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幸免于暴力。

36. 1993年春季,在海地,特别是在太子港和西北部与中部各省,侵犯人权的行为激增。根据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报告,暴力事件的上升可能反映了军方对于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主持下展开的谈判表示不安。在4月30日至5月30日期间,仅仅在太子港一地,据说至少15人遭到军方成员和配合军方的平民的即决处决。⁴

37.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特别关注的是,zenglendos或其它犯罪团体实施暴力行为,而并不受到惩罚,他们显然受到事实上的当局的掩护,或受到其明示或默许的同意。zenglendos这一词是指从各阶层招募的罪犯,有工人阶级地区中受排斥的社会阶层,也有警官本身,通常穿着便衣和携带官方武器在夜间行动。这种现象在太子港特别明显,至少在有些情况下是为了恐吓民主反对派的各阶层,而且与政治原因的任意处决的上升有关。在工人阶级地区,zenglendos正在制造一种普遍恐惧的气氛,因为他们的受害者并不一定是政治激进分子或同情者,另据报道,在某些农村地区。军方容忍准军事团体或犯罪匪帮的存在(A/47/960和Corr.1,第28-30段)。

38. 特派团还报告,他们对于侵犯人权行为者的调查表明,他们配备了自动武器(Uzis 和 M16s)并乘坐红色或白色运货车,有时挂着政府的车牌。在好几起案件中,有资料表明肇事者还与海地武装部队有直接的联系,而肇事者不受惩罚和他们的

行动得到后勤支持更是有力地表明武装部队的参与。有时穿着军装的海地武装部队成员直接实施暴力行为(A/48/532/Add.1,第6和7段)。

39. 以下是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一些即决或任意枪杀案件。

40. 据报道,列凯的天主教教会官员 Yvon Raymond 于1993年3月22日遭到武装平民的枪杀。3月24日,人们在大学医院停尸室发现海地南部福音浸礼传教团成员 Marcel Pontus 牧师和 Jeannot Louis Jean 的尸体;据说受害者于1993年3月18日被一名武装的平民绑架,并被带往军方司令部。著名的阿里斯蒂德支持者 Jean Jorelian 在1993年3月16日失踪以后,有人在3月22日这一周中发现他已经死亡;据报道,他的尸体上留下了殴打的痕迹和大砍刀的伤口。

41. 据说,Jean-Claude Drouillard 于1993年5月5日在太子港的 Delmas 17 区被武装平民杀害,因为他太关心政治问题。‘据报道,5月9日,Ililia Davilma 女士由于向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报告了该国的压制情况而在太子港的 Cite Soleil 被军方成员即决处决。’

42. 1993年5月17日半夜1点左右,在 Petion-Ville, 据报道,4个穿着警服的人闯进 Frederic Dabon 的家,因为他和他的内弟 Abel Sarasin 被认为是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他们还要求见 Dabon 先生。由于他当时不在家,他们就转向正好路过的一位朋友 Sarasin 先生,并杀害了他。此后他们向 Afia Dabon 女士索取750个海地元,然后逃离(A/47/960和Corr.1,第33(a)段)。

43. 据报道,1993年7月27日,参议员 Thomas Eddy Dupiton 在他的住所前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的枪击,并受伤。几个与他在一起的人也报道被打伤。

44. 另外据称,死者的尸体被扔弃在太子港的马路上。据称,Lafito 区的居民报告他们曾经发现8位年轻人的尸体,据认为他们是在1993年3月2日至3日的夜间遭到即决处决的。据说4月14日,有人在太子港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一位12岁女孩的尸体。第二天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发现一具手脚被捆绑的年轻人的尸体;据报道,这两具尸体整整一天被丢弃在马路上。

45. Carmen Dorceus 是两位年幼儿童的母亲,住在 Pont Sonde, 据说遭到军方人员的迫害,据报道,1993年2月7日,两位军方人员和一位妇女闯进她的家,要她说出她丈夫的下落。当她答复说她不知道她丈夫在何处时,据说这些士兵强迫她带着她的三个月的女儿离开家,把她带到一个被人遗弃的一个药房,在那里还有另外两人。据说在同她谈话以后,这些士兵将她带回家里,随后殴打和强奸了她,并抽打她的年幼的女儿。

46. 据报道,1993年4月初,教会、政党和工会的成员遭到军队的特别迫害

和骚扰。受害者包括浸礼教会的成员Faneyus 和 Antoine Suprenor, Mole Saint-Nicolas当选镇长和基督民主党成员Antoine Brunot; 和IPAB(Inyon Peyzan Agrikilte de Bombardopolis)的成员。4月1日,在Bombardopolis,据说军方人员严厉殴打治安推事和宪制政府任命的IPAB成员Jean-Claude Clerge,据说同一天在Flosky,该军事团体搜查了IPAB总部,并殴打了在场的几个年轻姑娘。4月中旬,太子港收留街头儿童的孤儿院“Lafanmi Selavi”(La famille c'est la vie)的工作人员和儿童据说遭到大约10个随从人员(配合警察的平民)的一批人的威胁和骚扰,该孤儿院是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于1986年建立的,据报道,自1991年政变以后,一直成为保安部队参与的一些暴力事件的目标。

47. 1993年7月,查明了36起案件,因此人们对于其间发生的即决处决和可疑的死亡事件激增表示严重关注。根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这些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目标是民众组织和街道协会的成员,但也包括不幸路遇杀人者的一般公民。这些处决的主要肇事者是武装团伙和zenglendos等,他们完全逍遥法外,在太子港的贫穷地区制造恐怖。在最近几周内,以前一直幸免于难的地区,例如Canape Vert,也发生了暴力现象和zenglendos的恐怖行为,据目击者称,有时处决的执行者是警察或其平民协助人员。⁵

48. 特派团还报告,它正在调查在Arcahaie、Saint-Marc、Miragoane和Fond des Blanc发生的即决处决和发现的尸体案件。

49. 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称,据它所知,到1993年8月为止,没有一个被推定实施任意处决者被逮捕。尽管治安推事有时着手将死亡事件记录在案并命令搬走尸体,但司法调查似乎没有进展。⁵

50. 据报道,1993年8月在海地发生了以下侵犯生命权的行为。⁶

51. 1993年8月16日,据报道,Las Cahobas人民组织联盟的一位成员Andre Fortune被一位士兵从背后开枪打死,据说,他在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示威以后曾于1993年6月25日和28日两次逃脱逮捕,此后一直躲藏起来。

52. 1993年8月9日,在Babirole附近,Couronne酒厂的一位司机被骑着摩托车的一位穿着便衣的军方人员开枪打死,这位司机正在该地区送货,而这位士兵跟在他的卡车后面护送,这位士兵打开卡车车门,开了三枪,尽管他被出租车往送总医院,但由于伤重而死亡。

53. 据报道,1993年8月5日,人们在太子港的Jean-Jacques Dessaline 大道发现三具布满枪弹的身份不明的尸体。同一天,有人在离开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办公室仅几步远的地方发现Jeanjean Delbouin的尸体;他被枪杀和殴打,他的手脚被捆

绑。也在同一天凌晨4点半左右,据报道,武装人员在Bolesse地区处决了一位43岁的商人,并殴打他的妻子和14岁的儿子。据说,一些袭击者戴着部队钢盔。

54. 1993年8月3日,在Carrefour Vincent,一批武装平民枪杀了46岁的摊贩Antoine Joesph。在这之前不久,这批人杀害了Joseph先生的邻居Adnor Larose。

55. 1993年9月8日,在太子港市长Evans Paul复职典礼以后,9月席卷海地的暴力浪潮立即加剧。据说,许多暴力行为是针对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的。据说,尽管警察当时在场,但据报道,他们没有干预,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暴力。

56. 根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9月份有人向特派团报告了太子港发生的60多起枪杀或可疑的死亡事件,而1993年10月1日至15日期间,报告了十几起事件,而人们认这并不是全部事件。据报道,特派团对这些侵权行为的调查越来越多地表明,这是与海地武装部队有联系的准军事团体或武装部队成员本身实施的有针对性的政治暗杀事件。另据报告:“虽然到8月那些据报被劫持的人中的三分之二的人再次出现,但从9月起那些失踪的人不是被发现死亡就是仍然失踪”(A/48/532/Add.1,第2和8段)。

57. 1993年9月11日,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一位著名支持者Antoine Izmery在被人拖离教堂以后遭到枪手的谋杀。当时他在太子港的圣心教堂参加追悼弥撒,纪念1988年9月11日在阿里斯蒂德神父教区教堂--Saint-Jean Bosco教堂发生的屠杀案。

58. 除调查发现外,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得出结论,“这次暗杀是严密策划和安排的突击队式的行动,涉及到海地武装部队及其特工人员,他们执行处决,而完全逍遥法外”。据报道,至少5名武装人员在上午9点25左右在追悼会期间进入教堂,把枪顶在Izmery的头上,把他押出教堂。他们把他带到街上以后,强迫他跪下,把双手放在脑后,此时他被十几位武装人员团团围住,有些目击者认出其中一人名叫GrosFanfan,原是一位政治警察,现为随从人员的头领。随后他走近Izmery,在直射距离范围内向他头部开了两枪。第二个受害者Jean-Claude Maturin在附近被枪杀,显然是因为他是一个会引起麻烦的见证人。被指控实施暗杀的团体至少包括15人。见证人认出了其中一些人,特别是海地武装部队的一位军官,人们认出他是不久前在一个秘密拘留中心实施酷刑的人,人们还认出了几位随从人员。该团体配备自动手枪和手提式流动无线电设备。这次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完全是针对Izmery的。教堂场地和邻近的街道受到武装人员的控制,他们采用暴力驱散过路人。其它武装人员(有些人手枪机关枪)封锁了交通,目的是为处决设立一个受到控制的外区。杀人者得到了在场的保安部队(其中有些人穿着制服)的同谋和支持。例如,暗杀队在

抵达和离开现场时受到警车的保护和护送。暗杀Antoine Izmary的团体是海地武装部队成员参与的一个大得多的永久性秘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结构依靠反对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的政治团体的支持,并得到相当大的后勤和财政支持。根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调查,处决Antoine Izmary的团体的几位成员参与组织“私人民兵”或“太子港准军事团体”(A/48/532/Add.1,附件)。

59. 10月14日,司法部长Guy Malary在太子港被枪杀。被枪杀的还有他的司机、他的一位保镖,被杀的第四人身份不明,据认为是第二位保镖。据说在袭击中使用了重型突击武器,据认为是随从人员携带的。该部长密切参与执行《加弗纳斯岛协议》,并最近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关于建立一支同海地武装部队分开的新的民事警察部队的法律。

60. 据说,1993年9月宣誓就职的几乎所有内阁部长都收到与警察和部队有联系的民间枪手的死亡威胁。

61. 此外,特派团成员和同它联系的人据说遭到恫吓,甚至遭到挑衅。

62. 据报告,1993年10月发生了以下侵犯生命权的行为:“Edouard Dil,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一位积极支持者,9月25日晚上在Canape Vert附近被四位武装人员枪杀,他们向受害者开枪好几次,同时嘲笑他的政治同情立场;Martial Milord Aurelus,Carrefour的波洛西人民组织的积极分子,9月26日被武装人员绑架。几小时以后,他的尸体在 Pharnal路被人发现: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一颗子弹射入左边太阳穴。他的葬礼于10月4日举行,当时同一组织的其他4个积极分子,包括其秘书长,也被武装人员绑。截止撰稿之时,他们的下落不明。Ines Dorme,Cite Soleil 的 Comite Jeunes pour Volcy的一名活动分子的母亲于9月28日深夜在Cite Soleil的Vicy街上被搜寻他儿子的武装人员杀害。Inok Lorsius,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9月29日夜晚在太子港公墓附近的家中被携带自动武器、乘坐一辆政府牌照的红色轻型货车上的7人绑架而去。第二天早上,他的尸体在Joseph Janvier街上被人发现,身上有几处枪伤。Carlo Altidor 于10月4日在Marcajoux街上被人从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上开了两枪而身亡;在他署名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亲阿里斯蒂德的克里奥尔文《自由周报》上以后他就一再收到威胁。Ronald Cadet 于10月9日在Delmas 24区被武装人员杀害;他是Cite Soleil的Comite Jeunes pour Volcy这一青年组织的活跃分子,是Cite Soleil 警察积极镇压的对象。同一组织的另一位积极成员Fricko Otess于10月10日被杀害(A/48/532/Add.1,第5段)。

63.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据说1993年11月12日和1994年1月发生的侵犯生命权的资料。这些侵权行为包括一位年轻姑娘被勒死,其尸体于1993年11月25日在

Belaec被人发现。12月7日,一位25岁的妇女的尸体在Chaceron街上被人发现。同一天,一位年青人的尸体在St. Martin街上被人发现,身上带有被勒死的痕迹。1993年12月14日,在Bicentenair被勒死的一位男青年的尸体在国家剧院门前被人发现。

64. 1994年1月10日,一位身份不明的人的尸体在 National 路被人发现,而另一人的尸体在Marche Tet Bet 前被人发现,他的手脚被捆绑住。同一天,Front Militant Reuni的成员Joseph Mompremier被一些穿着背上印有“警察”字样的衣服的全副武装的人员从汽车上推下来,头部中弹(Point Info,1994年1月14日)。

65. 另外有人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是,被强迫送回海地的一些海地寻求庇护者在返回以后立即被逮捕,并受到警察监禁。

66. 武装部队、警察及其平民帮凶实施的这些暴力行为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0条第1款;《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和《海地宪法》第19条。

C. 免受任意逮捕和拘留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67. 大规模的任意逮捕和拘留几乎总是伴随着酷刑或其他虐待,继续是海地最持久的侵权行为的现象之一。受害人往往由于其政治活动或见解而成为迫害的目标,其中包括被怀疑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任何人、学生、新闻记者、人权活动家、神甫、修女、农村和社区领导人以及参与反对派活动的任何其他人士。对于不是当场抓获的人来说,据报道,多数人是在下午6点至清晨6点之间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尽管宪法规定应在48小时之内将被捕人员送交法官,而实际上被拘留者往往被关押几天或几周而没有送交当局,而且通常在没有法律顾问在场的情况下受到审讯。

68. 据报道,1993年2月25日,Sensi Joseph在一辆联合国车辆把他带到家门口让他下车以后在Lamarre街上被士兵逮捕。据受害者称,其他30人在同一天被逮捕,并被带往镇压流氓团伙调查处。据说,他们都遭到殴打,并被监禁一夜。⁷

69. 儿童也没有幸免于任意逮捕和虐待。据说,1993年2月26日,一位13岁的男孩在太子港Cite Soleil被人们怀疑是军队成员的人任意拘留,并被单独监禁,同他的亲属隔离开来,使他们无法了解有关他的任何情况。1993年3月17日,Faustin Soulouque学校的一位学生Erneus Jean Audelin据说在Petit-Goave被军队成员不明不白地拘留。3月初,在Jeremie,一些青年据说遭到军队的逮捕和殴打,3月18日,在太子港,据说士兵对睡在露天的街头儿童和摊贩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据报道,士

兵用警棍抽打受害者,据说一位14岁的儿童在睡觉时受到殴打而造成脑骨破裂。

70. 据说,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在1993年3月30日散发传单和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照片并呼吁恢复合法政府以后在Mole Saint-Nicolas遭到骚扰和任意拘留。据说其中一些人遭到严重虐待,而其他人遭到军方的迫害,被迫逃离该地区。据说其中一人--Manistin Capricien在遭到酷刑以后需要住院治疗。根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提供的资料,特派团成员前往Mole Saint-Nicolas向地区军事指挥员提出抗议。该指挥员承认对暴力的责任,但辩解说,由于司法机关软弱无能,因而需要使用武力来取得资料。⁸

71. 据报道,1993年3月31日,军方成员前往Fritz Charlot Pauleus在Hinche的家,据称他是在1991年9月政变以后返回该地区的唯一反对派成员,而当局指控他是上述散发照片和宣传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肇事者。军方在他家里没有找到Fritz Pauleus,据说逮捕了他的妻子Yvrose Simeon、一位家庭成员Ilfrid Dorme和一位家庭朋友Alex Cameau。另外两人(提供了姓名)据说由于被怀疑见到或与Fritz Pauleus谈过话而被逮捕。据报道,Pauleus的母亲躲藏起来。

72. 另据报道,Savanne Caree第一地区区长Lecompte Michaud逮捕了一些农民,然后勒索赎金作为释放他们的条件。据报道,Michaud先生在自己家里设立了审判室和私人牢房。据说该区长在3月里逮捕了一名名叫Tison的农民,将他关在他的私人牢房中长达3天之久。据报道,来自Kacoule的一名名叫Jean的人也遇到同样的遭遇。据说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该区长及其许多助手的非法做法。⁹

73. 1993年4月23日,全国工人联合会秘书长Cajuste Lexius、全国工人联合会秘书Phabonor Saint Vil和Gros-Morne的农业联盟领导人Saveur Aurelus据说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第30连的警察逮捕,据报道,他们在进入太子港Caraibes电台发表新闻稿支持定于4月26日举行的总罢工时遭到这些警察的殴打。在他们被警察监禁期间,据说他们遭到警棍的严厉抽打和警察的踢打。4月26日,据报道他们被转到镇压流氓团伙调查处。据说Cajuste Lexius由于遭到虐待而昏迷两天,在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要求下经过一位独立医生检查以后于4月27日转到一个军事医院,据报道他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5月21日才获得释放。Phabonor Saint Vil和Saveur Aurelus于4月29日获得释放。据说3人由于遭到保安部队的虐待而都需要医疗,特别是C.Lexius,据报道他在军事监禁期间患肾衰竭,正在进行透析治疗。据报道,全国工人联合会的其他成员在4月底遭到逮捕。

74. 据报道在1993年4月的第一周中,被指控为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5位农民(提供了姓名)在中央高原被军队成员以暴力拘留并被监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

者在5月和6月两个月中继续遭到任意拘留。Pont Sonde 的 Rene Sylveus Benjamin据说由于散发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照片而遭到军方成员的任意逮捕;据报道,圣心教区的Vernet神父为他交涉时遭到虐待。5月26日,Lionel Felix与在Pont Sonde由于同样的原因遭到逮捕和殴打。据说他被带到圣马克监狱,并遭到严重的酷刑。Komite Katye Mom Kamari (KKMK) 秘书长Norbert Lubin据说于6月16日在太子港遭到军队成员的残暴逮捕,并在拘留期间遭到酷刑。据说他由于民众抗议而获得释放。

75. 在1993年7月和8月期间,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人身安全和人身健全继续遭到侵犯。此外,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了几个人的姓名)据说遭到迫害,目的是阻止他们为他们在拘留期间遭到的虐待作证。¹⁰

76. 根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在1993年9月和10月上半月期间(在他们撤退之前),特派团观察员继续干预任意逮捕、非法拘留和酷刑案件,包括以下案件。在中部省的Thomassique,番木瓜农民运动组织的一位活动家于9月7日被三位身着军装的士兵当着许多见证人的面非法逮捕。他们指控他为阿里斯蒂德总统的返回作准备并让他说出前一周中会见特派团的一些人的姓名,并在街上严厉殴打他,然后把他带往军营,使他两次昏迷过去。他在被拘留6个小时以后获得释放;特派团安排他就医。在拉蒂博尼特省的戈纳伊夫,自政变以来曾二次被捕的一位民众组织的领导人于9月8日被海地武装部队的四位成员非法逮捕,他的全身和头部遭到警棍的严厉殴打。他被指控在6月烧毁轮胎和挑起示威。由于特派团的干预,他在两天以后获得释放。在拉蒂博尼特省的Petite Riviere de l'Artibonite,争取改革和民主全国阵线的一位主要地方领导人于9月22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一位下士逮捕。他首先被指控向邻居的房屋扔石头,然后被指控参与散发亲阿里斯蒂德的传单,张贴总统的照片和“屡次妨碍治安”。9月24日,当观察员们就他的案件前往提出抗议时,他在他的牢房里遭到军营指挥官、一位下士和一位随从人员的殴打。他最终于9月27日被送交法官,两天以后获得临时释放。在南部省的Camp Perrin,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一位支持者于9月26日被士兵逮捕,并在被逮捕时和被带往军营以后遭到严厉殴打。经过特派团的干预,四天以后他才转到列凯监狱。地区军事指挥官当着特派团观察员们的面威胁杀死他。在北部省的Cap-Haitien,在海地武装部队显然为了庆祝9月30日政变两周年而举行的阅兵式上,一位年青人由于被怀疑发表言论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而被逮捕,并在街上和部队卡车上遭到随从人员的殴打。在警察总部,他遭到许多穿着军装的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和随从人员的进一步的严厉殴打,并在获得释放以前遭到酷刑(A/48/532/Add.1,第21段)。

77. 有人还向特别报告员报告,1993年11月20日,士兵在太子港逮捕了来自拉蒂博尼特省的Raboteau贫民窟的三位青年,殴打他们并将他们带到Gonaives的监狱。同一天,据说一些人在Raboteau遭到殴打和逮捕,他们的家受到武装部队成员的搜查。

78. 1993年11月21日,武装部队的成员据说前往Romane Toussaint的家。据报道,当时正在怀孕的他的母亲拒绝提供关于他的儿子的任何情况时,士兵们用棍棒严厉殴打她,特别是殴打她的腹部,并逮捕她(大赦国际,1993年11月26日)。

79. 这些任意拘留的行为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9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7条和规定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海地宪法》第24条。

D. 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80. 在海地,军方、警察和配合他们的平民继续广泛和系统地实施酷刑和虐待。据说被拘留者在被捕时通常遭到殴打,其中有些人遭到严厉殴打,以至于需要住院治疗;据报道,其他人由于遭到酷刑而在拘留期间死亡。

81. Oriol Charpentier由于被指控在他雇主的屋里行窃而于1993年4月15日在Thiotte被逮捕,由于缺乏证据而被治安法官宣告无罪,该法官显然让他前往军事当局去报告他获得释放的情况。几小时以后,治安法官被叫到军营以证明Oriol Charpentier的死亡。军事当局、签署死亡证的医生和当时在场的囚犯相互矛盾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和死因。军方匆匆忙忙地将Oriol Charpentier埋葬,拒绝将他的尸体送回其亲属。

82. 5月3日,Terrier Rouge 的法官证明Georges(“Andvil”)Mathias死在监狱里,并将他的死因归于慢性病。然而根据其亲属的说法,Mathias先生在被指控偷窃牲畜而于4月23日被捕以前身体状况良好。他似乎遭到逮捕他的随从人员的残暴殴打。Georges Mathias被带走,最初被关押在Trou du Nord,在他被捕4天以后才被移交给当地法庭。Trou du Nord的法官宣布他无权审理这一案件,因此该犯人被转到Terrier Rouge,4月29日他被送交副治安法官。副治安法官当时宣布他无权审理这一案件,显然命令将无法站立的Georges Mathias送往Fort-Liberte(A/47/960和Corr.1,第24段)。

83. 被确认或涉嫌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人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据报告,

1993年2月11日,Clothaire Nestor、Philomene Senatus 和 Josamon Meyis 在 Savanette 被由当地区长陪同的士兵任意逮捕,并被指控为拉瓦拉斯运动的成员(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2月12日,Richard Sineis 女士在同一地区的 Lagivas 村被逮捕;据说所有四位女士都遭到严重的殴打并被关进监狱。据报道,Sineis 女士已经怀孕并将分娩,据说在此次遭遇以后严重患病。

84. 1993年2月25日,Jeremie 地方的主教 Willy Romelus 阁下、人权倡导者 Pul Dejean、演员 Marcel “Lobo” Casseus、基层活动家 Emmanuel Jean-Louis 和其他人据说在太子港为“海神号”摆渡船沉没时死亡的人举行葬礼弥撒后在全国大教堂外面遭到警察和准军事人员的殴打和逮捕。据报道,在被警察逮捕随后获得释放的人员中包括两位新闻记者和至少12名神学院学生,据说其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遭到虐待。据报道,其中一人--Pharnes Jan 被带到全国反省院,据说他遭到十分严重的殴打,以至于需要紧急治疗。根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报告,仪式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事情发生,有些在场的人必须在特派团和外国外交官的保护下撤离。3月5日,Volvick Figaro 被控在弥撒那天散发政治传单,他在海关大楼遭到逮捕和毒打(A/47/960和Corr.1,第14(a)段)。

85. 1993年3月3日凌晨2点,据说一批武装人员闯入和搜查太子港 Pouplard 街上的 Saint-Jean Servil 的住所,殴打他73岁的母亲,并殴打和强奸他的妻子。据报道,这些人由于发现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照片和拉瓦拉斯运动的传单而十分恼火。

86. 1993年6月26日,据说军队进入 Polcos 和 Lot Bo Kanal 贫困地区,查询农民组织的成员。据说至少9人在搜查时遭到毒打,而且据报道,两位民众领导人的家遭到掠夺。

87. 1993年6月28日,一位70岁的老人据说在其家中被军方成员逮捕,遭到殴打并被带往军营。据报道,此人是代他儿子被捕的,因为他的儿子是 Lot Bo Kanal 的地方社区组织的领导人而受到军方的追捕。据说他于第二天获得释放。

88. 据报道,1993年6月26日在东北部省,一位33岁的农民 Amelus Pierre 由于怠慢一位下士而遭到任意逮捕,并被带往 Capotille 前哨基地,随后特别是他的颈部遭到大砍刀的猛击,并遭到酷刑。据报道,他被拘留长达25天之久,而没有受到指控。据说,由于军方未能提出逮捕他的证据,他于7月22日被政府专员释放。由于这一次遭遇,据说 Amelus Pierre 的身体状况很虚弱。¹¹

89. 另据报告,1993年8月7日在 Peroin, Andre Claude 女士由于在名叫 Edner Odeyid 的区长办公室遭到酷刑而死亡。据报道,她由于政治原因而替代其丈

夫被捕的。据说其丈夫躲藏起来达9个月之久。

90.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1993年9月15日,一批蒙面随同人员前往据认为同情番木瓜农民运动组织和阿里斯蒂德总统的选举委员会前主席的家中,指控他赞成总统返回,用棍棒毒打他,以至于他需要住院治疗。

91. 10月12日晚上在中部省的 Hinche,包括一位武装士兵在内的8人前往 TiLegliz (“小教会”,与解放神学和阿里斯蒂德总统有联系)一位积极分子的家中。他被带走并遭到棍棒和枪托的殴打。他被带到河边,继续遭到毒打,最后他设法跳进河里逃走。他在特派团的协助下住院,身体状况危急,大部分牙齿被打落,头部、耳朵和腹部都有伤口(A/48/532/Add.1,第21(c)段)。

92. 这些酷刑和体罚行为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美洲人权公约》第5条和《海地宪法》第25条。

E. 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93. 海地军事当局继续侵犯人权,目的是阻止各阶层行使其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武装部队成员往往以暴力手段驱散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和平示威,经常逮捕参加者并施以虐待。

94. 1993年3月29日是1987年宪法获得通过的周年纪念日,据说在戈纳伊夫支持立宪总统的一次和平示威遭到暴力镇压。4月21日在该城的利塞·法布尔·热弗拉尔德的所在地以及5月11日在街上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据报道,在示威期间或之后,士兵袭击示威者和旁观者(A/47/960和Corr.1,第14(b)段)。据说,第一次示威的一位组织者躲藏起来,据报道,4月21日的一位示威者被逮捕,遭毒打并被拘留了几天后才让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会见他。据说他被送交法院并于5月1日获得释放。¹²

95. 1993年4月28日,正值番木瓜农民运动组织成立二十周年,据报道,该组织成员在 Hinche 镇的墙上张贴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标语。4月28日夜晚至29日凌晨约2点,该组织一名叫 Hilton Etienne 的成员在家中被一群未持逮捕证的团伙逮捕,为首者是保安部队成员。同一天晚上,至少还有三名据称是该组织的成员被捕。据保安部队称,他们是由于非法结社,企图扰乱公共治安而被逮捕的。他们随后获得释放。然而,Etienne 先生据说在逮捕时以及在拘留期间遭到毒打,以至左腕骨碎裂,并多处受到挫伤(A/47/960和Corr.1,第14(e)段)。

96. 据报道,1993年5月20日,Mirebalais 的一个青年组织的两位成员 Jeanne

Pierre 和 Fritz Jean 由于举行一次青年会议而遭到逮捕。1993年5月30日在 Gros Moulin, Lascahobas, 据说 Antonine Noel 由于组织一次非法聚会: 多米诺骰牌游戏而被区长逮捕并遭到严重的虐待。据说他由于遭到酷刑而健康受损。据报道, 6月22日和23日, 军队在 Raboteau 以暴力驱散了一次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示威。6月25日, 据说他们在 Lot Bo Kanal 阻止了一次集会, 毒打他们发现正在等待示威开始的一个人。

97. 据说1993年6月27日, 为了纪念海地保护神而在太子港和附近地区举行了一些集会, 多数具有宗教性质。在太子港永恒神佑圣母院教堂举行的弥撒结束时, 一些人散发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小册子和传单。据报道, 这引起了教堂周围的士兵及其平民支持者的暴力反应; 据说一位小女孩腿部中了一颗子弹, 一些人, 其中包括一位老年人, 据说遭到毒打。据报道, 7人被抓获并被带往镇压流氓团伙调查处, 随后遭到殴打。其中一人是 Plateforme Fort Saint-Clair 的协调员 Nickson Desrosiers, 据报道, 他由于遭到酷刑而需要紧急住院治疗。据说军事当局不准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成员接触被拘留者。

98. 根据1993年6月28日收到的资料, 在 Cite Soleil 举行的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一次示威被警察驱散以后, Cete Soleil 政纲组织的一位成员 Vesnel Francois 据说遭到逮捕, 并遭到警察的毒打, 以致于无法站立而需要住院治疗。另据报道, 热带调频电台的一位新闻记者和《海地进步》周刊的一位摄影师于7月1日在采访 Vesnel francois 出庭治安法庭时遭到警察和武装平民的人身袭击, 他们的照片材料被没收。

99. 1993年6月29日在 Zabricot, 13人(据报道多数是番木瓜农民运动组织的成员)在反对区长复职的一次示威以后被任意逮捕。据说这些人被指控参加一次旨在扰乱治安的未经批准的示威, 并被带往 Hinche 的军营, 据报道, 他们在那里遭到殴打并遭到特别残酷的待遇。

100. 1993年7月10日, 50名士兵据说在太子港驱散了一次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示威, 任意逮捕和殴打一些参加者。

101. 因此海地当局故意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1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5条和第16条以及《海地宪法》第3条。

F. 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

102. 自1991年9月起,在海地,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遭到严重的剥夺。报纸和广播新闻记者继续遭到威胁和恐吓,目的是阻止他们展开工作,特别是报道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事件。据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称,拉蒂博尼特山谷和 Fort-Liberte 及 Miragoane 的电台记者继续遭到军队成员以及按他们的命令行事的人的恐吓、威胁或拘留。当局奉行的策略是迫使各省新闻媒界保持沉默。有几个地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报刊或电台。政变以后已经20个月,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进驻也已经3个月,就这个部门的言论自由来说,看不出有实际的改善。政变后中断广播的许多无线电台仍然关闭,而其他无线电台则已经停止或限制新闻广播。许多新闻记者不得不停止工作,有些人被迫躲藏起来。特别是在各省,亲阿里斯蒂德的克里奥尔文《自由周报》的销售人经常受到骚扰(A/47/960和Corr.1,第20-21段)。

103.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调频信号电台记者兼美国之音通讯员 Arlette Josue 1993年2月25日在她离开在太子港大教堂举行的葬礼弥撒时被拘留,并被带往镇压流氓团伙调查处,据说她在那里遭到虐待,并被指控在弥撒时唱一支颠覆性歌曲。

104. 据报道,1993年4月10日晚上,3人,其中包括法律学生兼圣马克热带电台通讯员 Ernst Ocean 由于散发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传单而遭到任意逮捕、毒打、并被带往圣马克军营。据说 Ernst Ocean 在同一天获得释放。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看来由于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一位成员表示关心,促使他获得释放。

105. 1993年6月9日,住在中央高原的一位农民 Pierre Paul 由于对马克·巴赞总理宣布辞职表示满意而在 Malanga 被区长逮捕;据报道,他在获得释放之前遭到严重酷刑。另外据称,新闻记者 Marius Emmanuel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报道6月27日在 Leogane 举行的一次民众示威,而被迫躲藏起来逃避 Leogane 军方成员的报复和迫害。

106. 据说许多人由于散发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传单、书写或呼喊口号、拥有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相片或收听外国电台广播而遭到骚扰和虐待,并由于害怕报复而弃家逃走。

107. 1993年6月11日在 Perodin,一个称为农民大会的农民组织的10位成员(提供了姓名)据说由于被指控拥有颠覆性文件而被抓获、虐待和监禁。据报道,这些人遭到酷刑,几天以后获得保释释放。据说该组织还有成员被迫逃离该地区。

108. 1993年6月24日在太子港,在《自由周报》编辑部宣布他们受到威胁的几天以后,据报道,出售该报纸的一些摊贩被逮捕、殴打并在镇压流氓团伙调查处被拘留几小时(提供了4人的姓名)。另外据说,1993年2月,出售该报纸的摊贩遭到保安部队的拘留和虐待。

109. 1993年6月29日和30日,首都电台的一位新闻记者据说在广播了在加弗纳斯岛举行的谈判的消息以后被传唤到警察总部。

110. 这些行为违背国际准则,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9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4条以及《海地宪法》第28条。

三、海地政治进程的主要参与方

111. 1991年9月政变以来海地发生了政治危机,其间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和利益,也有国内外许多参与方的积极介入。事实上,国内主要参与海地危机的以军队及其同盟者为一方,阿里斯蒂德及其追随者为另一方。在整个危机中,事实上的政府中实际上的最后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军队手中,但这一集团一直试图表现得与政治无关,而且只在少数情况下承担了责任。政变以来,只有在军队参与下的一些谈判才获得较具体的成果,如最近在纽约加弗纳斯岛的一些谈判。

112. 国内各参与方对局势的解释和叙述各有不同。例如,军队及其同盟者指控阿里斯蒂德及其政府侵犯人权,不容忍和无视政府其他部门;为了替“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论点辩解,它们提出了据认为实行民主中涉及到的文化和结构问题,挥舞民族主义的旗帜,自称是主权卫士,整日宣称:国际社会采取的限制措施使海地人民所受的外来之苦更加深重。而阿里斯蒂德及其追随者指出,事实上的政府是非法的;政变以来不断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所有的社会方案和结构改革停滞不前;对民众的意愿熟视无睹,海地人民日见贫困,日见沉沦。

113. 外国参与方也对它们参与危机有理可陈,它们在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有据可凭,即它们对捍卫人权的承诺,它们因非法移民而面临的问题,它们对捍卫人权的国际承诺,如执行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AG/RES.1080(XXI-O/91)号决议或者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或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特别会议等等机构通过的决议。外国参与方所采取的手段从仅仅是一纸空文的经济制裁直至禁运,另外还采取了一些较有效的措施,从正式声明到签署较有效的官方协议,从对事实视而不见或矢口否认到承认公然的谎言,从威胁使用武力到滥用武力。

A. 国内主要参与方

1. 军队及其特工人员

114. 军队在海地政治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首先,军队在海地历史上长期直接掌权;其后,在杜瓦利埃统治时期,为保证政权的稳定,军队与政治警察联手。最近,军队公然采取行动,左右政府的废立。军队一直是在幕后操纵的势力,只是偶然见到它直接操纵权力。它的传统同盟者是海地资产阶级,它们之间在社会出身和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密切相连。军队不仅通过对武器的垄断,而且还通过国家结构和政治进程的各种特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种特征是,缺乏既合法又令人可信的文官领导集团;政党的力量薄弱;陈旧的区长制继续存在,这些区长依赖军队,向军队报告,尊重军队;军队、警察和监狱看守的职责都归属于军队;军队可以实行镇压而不受惩罚;军队的特权由法律作出规定或者得到事实上的承认;军队成员通过非法贸易、走私、关税甚至机场税谋取财富。说明军队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的事实是,仅仅在过去7年中,军队在下列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它于1986年推翻了杜瓦利埃政权;它采取镇压和暴力等手段,阻止了1987年选举的举行;它通过选举使其权力合法化,后来又推翻选举结果,发动宫廷政变,先是废黜了马尼加,然后又于1988年废黜了马尼加的继任南菲将军;它将阿夫里尔将军抬上政坛,然后又将他流放;在强有力的国际压力下它被迫于1990年接受阿夫里尔夫人政府,后来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的选举中它又想与文职人员结成新的同盟。这次选举出乎意料,结果是阿里斯蒂德获胜,这样,军队于1991年9月再次发动政变,以阻挡政治发展进程。此后,它行使绝对权力,虽然它曾一度扶植文职人员担任共和国总统和总理,但他们的职务只有名而无实。最近,军队在行使权力方面又有新的表现,它扶植马克·巴赞为总理;一年后,它不同意巴赞内阁的变动,因此巴赞被迫辞职。1993年6月,巴赞辞职后,军队没有任命任何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而开始不通过中间人直接执掌国政。另一起显示军队政治权力的事件是:只有在塞德拉斯将军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直接介入并签署了《加弗纳斯岛协议》以后,海地政治危机的解决才显端倪。但事后,塞德拉斯和海地军方领导人拒不履行在《加弗纳斯岛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导致政治危机更加恶化。截止编写本最后报告时,还没有提出克服1993年10月以来出现的危机的任何可行的新建议。

115. 海地武装部队人数约7000人,其中大多数驻扎在太子港,5000多人主要搞

警治。他们实际上是一支警察力量,而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军事力量。可以说他们是一部庞大的镇压机器,政治警察、区长、助理人员及其民兵、随从人员和称之为“zenglendos”的武装团伙等等文职人员受他们之命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持、援助,并与他们同流合污。这些团体或团伙得到军队的装备和保护,受军队指挥,所作所为完全不受惩罚。自从1993年10月军队决定拒绝承认《加弗纳斯岛协议》,阻止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并加紧镇压以来,这些准军事团体公然犯下了各种罪行和虐待行为。因此,海地已成为犯罪团伙(政治警察、随从人员 zenglendos 武装团伙)和不法团伙横行的地方,他们到处引起恐怖,使用的军队提供的车辆和武器,所作所为绝对不受惩罚。在海地,任何公民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没有任何原因或不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遭谋杀、逮捕、殴打、酷刑或者被绑架,连下落也不明。

116. 根据组织结构,海地武装部队指挥部必须是一个集体组织机构,共同承担责任;但实际上,是实际领导并拥有较大权力的某些军官在发号施令。例如在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政府被推翻以来的危机的全部过程中,毫无疑问,命令和指令主要由两名军事警察首领下达,即由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和太子港军区司令兼警察司令 Michel Francois 上校下达。海地进程的观察家和分析家都认为,军队领导人之间的意见或立场不一致,高级军官之间暗中争权夺利。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没有发生公开冲突。

117. 《海地宪法》规定,武装部队和警察在结构、指挥权以及人员组成及其在社会上的作用等方面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阿里斯蒂德总统在位时起草并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对这种分权制的宪法原则作出了规定,但由于政变,对这项法案的审议和通过被搁置了下来。

118. 《加弗纳斯岛协议》和《纽约条约》的一个目标是,将警察从武装部队分离开来。海地武装部队的现代化方案也载于《条约》。但众所周知,由于军队推翻了这两项协议,一直未能就此采取行动。

119. 应该指出,根据《海地宪法》第264-2和264-3条,武装部队总司令从现役将级军官中选出,任期为三年,可连任。1991年3月,塞德拉斯将军被阿里斯蒂德总统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替换 Abrahams 将军,但议会直到政变后才批准这一任命。然而,《加弗纳斯岛协议》规定塞德拉斯将军辞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还规定 Michel Francois 上校辞去警察司令的职务。人们认为,阿里斯蒂德对担任这两个职务的人的选择,是1993年10月之前人们一直希望他开始实行全国和解的基本目的和最审慎的一着。

120. 如果《加弗纳斯岛协议》的条款,特别是将警察和军队的职能分开的条

款得到了实际落实,那么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和准军事团体的解散是本可以不仅在法律上,而且首先在实际上实现的,海地的政策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总统委员会和各政党在1993年7月16日缔结的《纽约条约》议定,将颁布一项法律,禁止准军事团体。但众所周知,1993年10月,当预定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辞去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和太子港警察司令 Michel Francois 去国外时,局势骤然大变。海地武装部队继续独揽大权。

2. 阿里斯蒂德总统及其支持者

121. 阿里斯蒂德是1990年的政坛风云人物。在总统竞选中,他是最后一个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但最终却独占鳌头。他借助称之为“拉瓦拉斯”的有多种成分参加的运动联合旧党派,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群众动员了起来,其规模是海地史无前例的。使人大为震惊的是,他上台时既没有明确的方案,也没有一套行政班子,也许连他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也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在这之前,他的社会经历是教区“小教堂”(民众教堂)的牧师、抗议不公正的活跃分子、援助太子港贫困街区“家庭生活”养育院儿童的出色方案的缔造者和组织者。他是一个具有领袖式人物号召力的讲演家,但在私人生活中他却宠辱不惊,缄默寡言,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言语温和,赢得了绝大多数海地人的心,特别是海地各地区最贫困者的心。他之所以赢得人民的热爱和信任,还因为他不屈不挠地与“政治警察制度”斗争。所谓政治警察制度,即杜瓦利埃建立的不公正和残酷的镇压制度,农村人口和城市贫困街区居民等社会最贫困群体往往是直接的日常受害者。阿里斯蒂德在1990年的选举中获得了67%的选票,而参加选举的人数是海地有史以来最高的,在他两年多的流亡期间,尽管事实上的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对他大肆诋毁,但他仍然是众望所归。在他的流亡期间,武装部队无时无刻在迫害、殴打甚至杀害被认为是阿里斯蒂德支持者的人,甚至连被发现拥有他的像片的人也不放过。然而,在穷人家庭和街区,人民不顾危险和惩罚,张贴“Titid”(民众对他称呼)照片的数量越来越多。即使在1993年7月和8月《加弗纳斯岛协议》签署后特别报告员访问海地时,在家里拥有阿里斯蒂德的像片或者张贴他的像片仍然是严重的犯罪。武装部队不仅逮捕和殴打将这些照片挂在墙上和柱子上的任何人,而且还迫使挂照片的人将照片摘下吃进肚里。

122. 拉瓦拉斯运动不是以结党发端,而是一开始就汹涌澎湃,每一个人都卷入其间:富庶者、中产阶级和城乡贫困者;自由派、社会民主派、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天主教徒、新教徒、伏都教徒以及各宗教和教派的教徒,当然也特别包括民众教

会的牧师及其广大信徒,以及在意识形态或宗教方面没有信仰的社会活动家。这一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唤起了希望,使人心振奋,为之激动。一个民众运动能达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是海地前所未有的。

123. 阿里斯蒂德总统在选举中获胜之日便是广泛的反对阵线结成之时,这一阵线的构成成分有:传统的政治领导人及其弱小的政治组织和政党,他们起而对付一种选举现象的出现,因为这种现象使他们更加失势,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武装部队、寡头统治集团和实权人物的传统同盟者,因为阿里斯蒂德在就职时对高级指挥机关作了若干重大改革,这使他们感到受到特别严重的威胁;资产阶级,他们担心民众会在缺乏任何明确的治国纲领和缺乏曾支持阿里斯蒂德并正在要求满足基本需要的任何群众结构或组织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前政治警察,他们感到自己的人身健全受到威胁;各政党的议会议员,他们在两院中占有多数席位,反对阿里斯蒂德的某些立场,因为他没有始终恪守总统和议会之间关系的法律信条;最后还有教会统治集团,他们感到民众教会牧师的权力以及诸如1991年1月的民众起义使他们受到威胁。

124. 阿里斯蒂德总统组建了一个政府,其成员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学识和经验都逊于他。他对其中的危险视而不见,或者没有认识到,没有设法与敌对的权势人物建立良好和稳定的关系。他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促使在这样一个没有经历过民主政治的国家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阵线。民众起义挫败了1991年1月拉丰唐的政变,这可能使阿里斯蒂德深信,群众的支持本身就足以保证稳定,保护他的政府。1991年9月的事件证明他错了。

125. 分析家认为,阿里斯蒂德总统从这两年的流亡和政治谈判中所学匪浅。他目前有能力控制较激进的支持者。他的新纲领、演讲和立场以及他挑选组成全国和解政府的人选表明他是一位政治家,有能力应付他在所余任期内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有能力适应民主竞争规则。

3. 议会和政党

126. 海地在1986年推翻杜瓦利埃政权前是不能自由建立政党或展开活动的。当时有许多政党领导人在他们有生之年中曾一度与杜瓦利埃政府合作,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些政党。这些领导人及其领导的政党之间在1986-1990年过渡时期的对抗中最终伤害了有些党派,导致新党派的建立,造成了反常的联合,这从总体上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促成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和他的拉瓦拉斯运动在1990年12月选举中的彻底胜利。然而,争取改革和民主全国阵线和民主运动大会

全国委员会等一些新组建的党派无论在选举期间,还是在他掌权时或被推翻后都借助政变后在海地发生的一切事件来支持阿里斯蒂德。

127. 有些政党和许多议员在危机中的作用非同寻常,他们与军队结成策略同盟,成为阿里斯蒂德回归的“合法”障碍。在政变后的几天内,他们任命内雷特为“总统”,奥诺拉为“总理”,目的显然是为了使军方的行动合法化。在卡塔赫纳会谈中,他们拒绝承认阿里斯蒂德的授权。他们破坏华盛顿议定书的执行。在军方的首肯下,他们任命马克·巴赞为总理,但极力反对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和Dante Caputo特使从中调解的谈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表明不要阿里斯蒂德回国。

128. 1993年7月16日在《加弗纳斯岛协议》后签署的《纽约条约》要求各政党改变态度,承认阿里斯蒂德,遵守政治上的停战,在议会中通过若干法规,包括把武装部队同警察分离出来的法规。海地议会对上述要求一条也没有达到。

4. 天主教会

129. 海地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特别是天主教会,它在海地人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最终导致于1984年宣布独立的解放斗争中它是一支基本力量,它一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最近几十年在杜瓦利埃父子的统治下(1957-1986年),天主教会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利用海地神职人员来支持他的政治活动,巩固他的政权,保护他的利益。1986年2月让-克洛德·杜瓦利埃被推翻后,天主教会采取了一种谨慎的作法,不公开介入政治。此后,它致力于维持教会的团结,因为解放神学提倡者和民众教会领袖大搞社会政治活动,不断影响着天主教会的团结。教会统治集团实际上通过海地主教联合会要求国家加强社会参与,它比较超然地对待从杜瓦利埃下台至1990年选举期间各届政府的政治危机及其后果。但1991年1月大教堂和教廷大使的住所被烧,当时,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还挑起了暴力事件,天主教会公开与政府产生大量分歧,因此,它采取了一种公开反对的态度,面对实际的和假设的威胁以及它被卷入其间的其他困境,它采取了谨慎和自卫的态度。

130. 教会统治集团内部本身对9月29日军事政变后产生的政府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有一派似乎采取比较无动于衷的态度,甚至对事实上的政府表示满意,而另一派则激烈谴责和反对事实上的政府。教会统治集团内部公开和坚定不移地抵制军政府的,是以海地Jeremie镇主教Willy Romelus 阁下为首的反对派。应该提醒的是,Romelus阁下有于1993年2月25日受到一群暴徒的殴打,他们显然是受军队的派遣来

制造事端的,事件发生时,这位主教刚要撤完在教堂参加悼念海神号渡船遇难者弥撒的人。这次弥撒最后成了亲阿里斯蒂德的示威。

131. 自军事政变后,承认军政府并与其保持牢固的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是梵蒂冈,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教会对事实上政府的态度。此外,与支持阿里斯蒂德的神父所不同的是,海地主教联合会严厉批评国际社会对事实上的政府实行的制裁。1993年4月27日,联合会谴责美洲国家组织的贸易禁运是“不人道和灾难性的”,它还谴责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132. 民众教会是一种全国性现象。但教会统治集团仍然拥有代表权和权威。因此,一俟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合法政府恢复,今后几个月里天主教会的作用和态度,加上政府与教会统治集团之间建立的关系,将对复兴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教会统治集团没有直接介入解决危机的谈判,至今也没有对它在过渡进程中的作用作出任何承诺,但人们都希望它将利用其影响来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恢复民主。它还应协助实行期待的体制变革。

133. 1993年10月《加弗纳斯岛协议》被废止,海地复生暴力和镇压以后,天主教会更加以批评性的态度对待海地军事政权。

5. 海地中产阶级

134. 所谓海地资产阶级,系指由少数人组成,但有经济实力,控制着进出口贸易、庄园农业、国家新兴工业和服务的那部分人。这一群体的有些人有能力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外国大学,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的大学学习,他们确实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甚至学术精英。在这样一个一寒如此,专业教育缺乏的国度里,这一社会群体确实是一个特权阶层。不幸的是,它没有独立地促进政治民主,而是一味地与独裁者沆瀣一气,却没有与人民结成密切的联盟。结果,它成了一个依赖武装部队的社会阶层,热衷于自己的事务,专注于维护自己的特权。政府频频发现自己经济拮据,有时就不得不请这帮中产阶级来支付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薪金,这就使他们成了一种“禁卫军”。在阿里斯蒂德执政时,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强烈反对他,据分析家推测,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是1991年9月推翻立宪政府的决定性因素。这批中产阶级很可能将这次的选举胜利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阿里斯蒂德政府看作是一种挑战,甚至是对他们传统特权的威胁。

135. 然而,资产阶级很快也成为政变以后海地政治危机的牺牲品。先是禁运,然后又封锁,再加上贸易和外国投资切断,援助和合作方案中止,又有在事实上的政

府统治下的政治紧张局势、暴力和不稳定,这一切对这一群体的生意和利益带来了危难。这就是为什么海地中产阶级最后也关心解决它参与造成的政治危机的原因。然而必须指出,直到最后一刻,这一阶层还在抵制政治解决。中产阶级总是惧怕阿里斯蒂德可能回国担任总统,害怕这位领导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怕他号召他的追随者,通过民众示威的支持来实施政策。只是在谈判进入某一阶段后,中产阶级才开始改变立场,终于接受恢复民主,但条件是:阿里斯蒂德的权力要“削弱”,要使其“中立”,他要与国内资产阶级和其他利益集团合作贯彻温和的方案,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政治改革。阿里斯蒂德1993年6月在迈阿密会晤的企业界代表中有许多人曾怂恿甚至资助政变,这样作表明他已改变了主意。在会晤中,海地企业界和阿里斯蒂德就恢复民主和总统回国后应奉行的新规则达成了协议。此外,中产阶级在谈判中自始至终明确表示,它希望对参与政变的军官给予特赦,武装部队保留长期以来拥有的权力。中产阶级现在认为,也许今后继续认为,军队权力削弱或者设想削弱军队的权力,将打破权力平衡,从而可能使国家陷入混乱,暴力横行。

136. 阿里斯蒂德于1993年8月任命罗伯特·马尔瓦为总理,经济集团和武装部队也承认了他,这些都说明总统和海地资产阶级之间已达成了一项谅解。然而,马尔瓦接受任命后在任命他的政府以及使政府运转起来时遇到了许多困难,这表明武装部队对经济集团在阿里斯蒂德为首的政权下能否拥有发言权,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信心也不足。至少是海地军方领导层否定阿里斯蒂德其本人,因此,不管他与谁合掌国政,如何执政,这都无关宏旨。

B. 外国参与方

1. 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

137. 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近年来在海地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138. 首先,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代表在1990年12月的投票期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结果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当选为海地共和国总统。然后,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根据其《宪章》以及《关于民主和恢复美洲国家间制度的圣地亚哥承诺》,在1991年6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常会上通过了题为“代议制民主政体”的第AG/RES.1080(XXI-O/91)号决议,指示该组织秘书长“一旦发生任何情况,致使该组织任何成员国的民主政体进程突然或不正常地中断,或者经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在合法行使权力时突然或不正常地中断,应立即召集常设理事会会议,以便在

事件发生后10天内根据《宪章》审查局势,决定是否要召开外交部长特别会议”或召开大会特别会议。

139. 1991年9月29日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政府被推翻以来,美洲国家组织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海地的情况,并将其作为头等大事。不管怎样,对阿里斯蒂德政府的军事政变中断了该地区民主化趋势,而且是对《圣地亚哥承诺》和第AG/RES.1080(XXI-0/91)号决议的一种挑战。

140. 阿里斯蒂德被废黜以来,美洲国家组织对海地的危机主要采取了下列步骤。1991年9月30日,即政变第二天,常设理事会通过了题为“支持海地民主政府”的第CP/RES.567(870/91)号决议,谴责政变,重申《圣地亚哥承诺》的规定,再次强调它声援海地人民加强民主制度的斗争,对政变造成人身死亡表示痛惜,并要求惩处侵犯人权的责任者。最后,根据第AG/RES.1080(XXI-0/91)号决议,它决定召开美洲国家外交部长特别会议,研究海地的局势,作出必要决定。

141. 美洲国家外交部长特别会议于1991年10月3日在华盛顿举行,最近被废的阿里斯蒂德总统参加了会议。部长们在第MRE/RES.1/91号决议中主要决定重申他们强烈谴责海地政变,要求全面恢复法治,立即使阿里斯蒂德总统复职,行使权力;承认阿里斯蒂德总统政府指定的代表为海地政府向美洲国家间系统各机关、机构和实体委派的唯一合法代表;建议在外交上孤立事实上的政府,中止与海地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关系,直到恢复法治为止;促请美洲人权委员会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和捍卫海地的人权;外交部长特别会议随时准备会晤,以便另外采取处理这一局势所必需的措施。

142. 1991年10月4日,以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为首,由6名美洲国家外交部长组成的一个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去太子港发起恢复民主的谈判。海地军方拒绝了提议的安排,因此该特派团被迫立即返回华盛顿。

143. 1991年10月8日,又举行了一次美洲国家外交部长特别会议,会上通过了第MRE/RES.2/91号决议,表示决定维持10月3日决议中采取的措施,不承认事实上的政府为合法政府,不接受其在该组织的代表权;促请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政府冻结海地的资产,并对海地实行贸易禁运。部长们还决定建立一个文职人员特派团,寻求在海地重新建立和增强民主体制的办法。

144. 事实上的总理让-雅克·奥诺拉先生于1991年10月14日宣布“愿意寻求实现民主的最佳途径”,因而,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借此机会,美洲国家组织文职人员特派团于1991年11月9日到达海地。特派团以哥伦比亚前外交部长Ramirez Ocampo先生为首,他是被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任命为特派团团长的。在海地开始会

谈,1991年11月21至23日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继续会谈,直至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45. 1991年12月头一两个星期又作了一次努力,美洲国家组织文职人员特派团访问了海地。谈判围绕着指定阿里斯蒂德能接受的新总理。现称为全国复兴运动的前共产党的总书记勒内·泰奥多尔最后被选中。但由于存在着各种困难,这项安排无法被接受。

146. 1991年12月,由 Patrick L. Robinson 先生和 Marco Tulio Bruni Celli 先生组成的美洲人权委员会特派团也访问了海地,以收集有关海地局势的资料,并向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提交报告。

147. 1992年1月22日,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听取了秘书长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了第CD/RES.575(885/92)号决议,设立一个监测遵守禁运情况的特别委员会。

148. 面对国际压力的不断增加,会谈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主持下重新开始,终于于1992年2月23日签署了所谓的“华盛顿议定书”,墨迹未干,签署者就不予承认。

149. 1992年4月1日,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就海地局势通过了一项宣言,它在宣言中对合法政府被强行突然中断6个月后海地人民仍然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情况表示严重关注。宣言还要求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加强控制,提高禁运的效力,并根据本国的国内法,对阻挠按宪法和平解决当前危机的直接责任者采取措施,包括在签证和冻结资产方面的措施。(当然,这最后一项措施是指呼吁美国政府对曾支持政变的海地文职和军事著名人士实行制裁)

150.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于1992年5月在巴哈马举行会议,深入审议了海地的问题。在大会举行会议之前,美洲国家外交部长于5月17日在纳索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第 MRE/RES.3/92 号决议,部长们在决议中特别谴责从中断民主进程中获得好处的那些阶层故意拖延,并采取威胁手段,目的是要阻挠批准《华盛顿议定书》;宣言要求成员国扩大并加紧贸易禁运。会上通过的一项有关海地的宣言回顾并重申了外交部长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决定,对连续不断地侵犯人权行为表示严重关注,还对人数日众的海地国民大规模出走邻国,生命受到威胁所造成的局势深表关注;大会还呼吁西半球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向流离失所的海地人提供紧急援助。

151.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采取了新的主动行动。他于8月18至21日在拉丁美洲五国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其他成员国高级特别代表、美洲人权委员会主席以及加勒比共同体、联合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代表等人士的陪同下访问了海地。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政治谈判解决危机的形式。

152.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在1992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后报告说,已查明了恢复政治对话的新机会和条件。他同时以个人身分并通过美洲国家组织促进民主股立即着手就发起新的对话进行必要的筹备。为此他请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和事实上的总理马克-巴赞先生任命恢复会谈的代表。实际上,会谈是在代表巴赞先生的事实上的政府外交部的Francois Benoit 先生和代表阿里斯蒂德总统的Antoine Adrien 神父之间重新举行的。当时双方同意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主持下派遣一个小型的文职观察员特派团。

153. 联合国从危机一开始就谴责政变,并承认阿里斯蒂德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大会、安全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连续不断地对海地的情况进行了审议和分析。由于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之间的合作,Dante Caputo 先生特使的访问得到了加强,他的活动将在下文叙述。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之间的合作也使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得以建立和派出,受到支持,获得资金,并从事活动。安全理事会关于经济制裁的决定是争端各方之间举行会晤以及随后签署《加弗纳斯岛协定》的关键因素。

154. 1993年10月以后,美洲国家组织认为有必要与联合国一起重新实施《加弗纳斯岛协议》签署后中止的经济制裁。

2. 美利坚合众国

155. 美国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积极参与,特别是积极参与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促进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活动,将其作为恢复民主和阿里斯蒂德复任海地总统的基本目标。美国政府对此承担义务的另一个证明是,即使在阿里斯蒂德总统被推翻后,布什总统还是接受了合法政府大使 Jean Casimir 的全权证书。

156. 美国政府一直保持对解决危机的关心,1993年初,新政权执政后,这种关心就更加明显。船民问题、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期间就这一问题对布什总统的批评、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心、人权团体的压力、公众和黑人的大量政治活动,特别是在美国国会中的这种活动,这一切都有助于美国政府保持甚至强化对海地军事政权采取的立场。

157. 克林顿总统政府在执政期间头几个月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美国政府对解决危机特别关心。

158. 1993年2月26日,美洲国家组织大使 Luigi Einaudi 敦促国际社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2月28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说,克林顿总统不久将接见阿里斯蒂

德总统;3月12日,国务卿宣布任命 Lawrence Pezzullo 大使为海地事务特别顾问,授命与 Dante Caputo 先生特使进行合作。3月13日,克林顿总统说,他对事实上的政府的警察行为感到“非常不安”;3月23日,特别顾问 Pezzullo 大使前往海地,在美国新任驻海地代办 Warren Charles Redman 先生、John Sheehan 将军和其他一些官员的陪同下与军方领导人、阿里斯蒂德总统任命的总统委员会、企业界和教会举行了会晤,向他们扼要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必须承认阿里斯蒂德为总统的立场。3月30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说,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谈判感到乐观;4月21日,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准备加强对军方及其富人支持者的制裁,他说,事实上的当局及其支持者已明白,目前的局势是不可接受的。虽然他没有具体列明将实行何种制裁,但他的言下之意是,制裁可能包括查封从事政变的军方人员的个人银行帐户,撤销他们及其家属的签证;5月17日,民主党众议员 John Conyers 在对海地为期4天的访问结束时说,美国支持恢复阿里斯蒂德总统政府;在事实上的政权下,镇压有增无减;解决危机的最佳办法是政治谈判。5月18日,美国政府表明,应由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为恢复阿里斯蒂德总统政府制订具体的时间表或期限;同一天,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回答了众议员 Albert Wynn 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美国正在努力加紧使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正在与特使密切合作;虽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许多障碍。5月19日,一批美国黑人议员(由39名众议员和1名参议员组成的提倡黑人民权小组)表示,他们准备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用一切立法手段,争取摆脱危机,他们说谈判已经过期;来自新泽西的民主党众议员 Donad Payne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要求美国政府实施石油禁运,对军方以及支持军方的海地贵族实行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撤销他们的签证。5月26日,宣布克林顿总统政府将审议加强和加紧制裁的可能性;6月4日,克林顿总统宣布,他将拒绝阻挠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和特使的努力的任何军队成员和文职人员进入美国境内。从此以后,谈判便改弦易辙。

159. 美国政府建议寻求新的政治方案,以解决军事当局撕毁《加弗纳斯岛协议》后海地出现的局势,但至今尚无成功之例。

3. 整个国际社会

160. 从总体上来说,谴责海地军方政变的决议受到美洲国家组织内的政治机构和联合国的广泛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外交部长特别会议、常设理事会和美洲人权委员会一如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也就这一问题一致通过

了一些决议。欧洲委员会、加勒比共同体、各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人权组织都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从1993年10月起,国际社会在各论坛和机构中再次审议了海地的情况。然而,最近这项活动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在国际论坛上的重视程度也有所降低。

4. 各 国

161. 总的来说,各国不是单独就是通过它们在国际机构中的成员国身份对海地危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除了上文叙述过其活动的美利坚合众国外,还应特别提及下列3个国家的活动:加拿大、法国和委内瑞拉。它们与美国一起组成了寻求危机解决办法的“秘书长之友小组”。

四、步履维艰的谈判进程

A. 以往的努力

162. 由于国际社会最初的努力,于1991年11月21日至23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以阿里斯蒂德总统及其顾问为一方,以分别由各自的议长Dejean Belizaire 参议员和 Duly Brutus 议员率领的海地国会两院代表团为另一方。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会议也有成绩,它自政变以来首次使至少两个冲突方的代表坐到谈判桌上来。它标志着一个长期进程的开端,终于于1993年7月在加弗纳斯岛签署了《加弗纳斯岛协议》。

163. 继卡塔赫纳会议之后,在美洲国家组织文职人员特派团的推动下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特派团在1992年1月和2月曾几度重返海地。就若干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似乎是当务之急。1月初,阿里斯蒂德总统接受海地国会指定勒内·泰奥尔多为总理,但在开始执行议定的安排时终于产生了难题。2月份签署了《华盛顿议定书》,但各方随即就拒绝接受,弃之不顾。所有这些会谈和谈判都有两大根本性缺陷:各方缺乏解决问题的真正的政治意愿;军方没有参与,特别是由于政变后海地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军队高级指挥层手中。最后,国会没有批准《华盛顿议定书》,使之徒劳无效。随后巴赞先生被任命为总理。

B.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

164. 1992年8月,由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五个成员国的大使、美洲人权委员会主席以及加勒比共同体、联合国和欧共体等机构的代表组成的一个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访问了海地,建立并向海地派遣一个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一些步骤最初是在这次访问期间采取的。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希望探讨发起会谈的机会,了解情况,提出一些达成谅解的方案。

165. 在太子港会谈期间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向海地派驻美洲国家组织常驻文职人员观察团,直到政治危机解决后再撤回。这项努力一直持续到9月份,事实上的政府和阿里斯蒂德双方最后接受了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提出的派驻常设文职人员特派团的意见。与双方的代表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们同意派遣特派团。

166. 自开始就存在着难题。例如,以总统谈判委员会主席 Antoine Adrien 神父为首的阿里斯蒂德一方的代表认为,参加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人数必须众多,以便观察内地和农村地区的局势,而事实上的政府的代表 Francois Benoit 总理则坚持认为,特派团应该是小型的。最后于199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式宣布,美洲国家组织将派遣一个初步由18名观察员组成的特派团,在海地不定期驻扎。特派团的目的是,协助全面减少暴力,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在分配人道主义援助中予以合作,评估政治解决危机方面的进展情况。

167. 然而,文职人员特派团的成员一到海地就发现难以执行任务。事实上的当局实际上多次拒绝保证观察员的安全,并要求美洲国家组织与它签订协议。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答复说,他不能与一个非法政府签署协议。但这一问题在签署了一项后勤协议后得到解决。

168. 1993年2月9日,特使和事实上的总理在通信中确定了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将其派往海地。根据这一协议,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于2月14日向已经驻扎在太子港的小组增派了40名文职观察员。这样就增加了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人数。但它在工作中仍然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它得不到事实上的当局的合作。同时,由联合国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小组也被派往海地,在联合国秘书长派出的特派团成员抵达之前进行准备工作。

169. 文职人员特派团在该国内地的部署始于1993年3月5日,在大湾省首府热雷米设了一个前哨站。到3月底,在9个省中都建立了观察小组,特派团有近一百名观察员,部署在全国。3月以后,特派团开始汇报自己的活动和海地人权的总体情况。到1993年8月,特派团在所有省和许多市都设立了办事处和分办事处。

170. 特使和事实上的政府于1993年2月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了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任期、职责、工作方法和保障措施。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于1993年5月6日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规定了文职人员特派团的性质、结构、组织、组成以及其他问题。

171. 特派团团长是 Collin Granderson 大使。特派团拥有一组人权问题专业人员,以大赦国际前秘书长 Ian Martin 为首,他的助手是 William O'Neill 先生、Tiebile Drome 和 Maria Clara Martin 夫人,都是来自各国的年青专业人员,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责任感。

172. 特派团在全国建立了观察站。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海地期间有机会访问了其中一些观察站。特派团的职责有:受理和汇报控告材料;在发生侵权行为或举报有侵权行为时,通过新闻发布或致函军队领导人向当局提出抗议;查访监狱和其他拘留中心;向受伤、遭殴打或虐待的人提供急救;编写报告。

173. 根据特派团1993年6月3日的报告(A/47/960和Corr.1),虽然布署观察员未能使镇压有所收敛,但代表团的存在确已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例如,任意拘留的数量有所减少;一些犯人经观察员向当局提出申请后被释放;特派团到达之前被拘留的人也被释放;殴打的情况有所减少;若干匿藏他处的人能够回家了;为行使结社和言论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作出了一些努力。

174. 但应该指出,军队曾多次不尊重观察员的存在,而且还阻挠他们的工作,并且以侵犯人权行为来表示他们对观察员的存在的不满:例如,有几次,士兵在经过特派团办公楼前时呼喊带有敌意的口号,还有几次,特派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受到骚扰;此外,一些示威者和行人在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遭到殴打,还出现了反对特派团的标语,有几次,士兵闯入观察员正在与海地公民谈话的私人住宅。

175. 国际机构、政界和海地人普遍认为,观察团,特别是从事人权工作的小组即使在阿里斯蒂德复职后,仍应继续在海地驻扎一段时间。

176. 虽然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在1993年10月危机恶化后不得不离开海地,但它仍继续从事调查和分析海地人权情况的工作。例如,特派团就暗杀 Antoine Izmary 先生的事实情况编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但丁·卡普托特使于1993年11月29日向特别报告员送交了一份报告副本。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在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暗杀 Izmary 是在军方统治集团高级成员的合谋下蓄意进行的。

C. 特使的任务和活动

177. 1992年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7/20号决议,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与美洲国家组织合作,协助解决海地危机”。为此,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阿根廷外交官、阿根廷前外交部长但丁·卡普托先生为派往海地的特使,但丁·卡普托先生接受了任命,并声明,他的使命是调解。特使在12月初进行了首次探索性访问,以后又多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与海地的各政治阶层举行了会晤,从中了解了情况。

178. 鉴于各种因素,包括迫切需要与联合国已经在从事的活动进行协调,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还请卡普托先生担任他的特使。因此,卡普托先生被任命为两个秘书长的特使,从而提高了他的地位和谈判资格。

179. 1993年2月和3月,卡普托先生几次去海地,与塞德拉斯将军、教会代表和政党代表以及巴赞先生和总统委员会会晤。3月29日,特使提到阿里斯蒂德回国的期限为6个月,但由于遇到另外困难,联合国秘书长于4月19日对海地军方的僵硬态度表示关注。巴赞总理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他指责特使、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干预,声明对卡普托计划一无所知。产生分裂后,立即又进行了谈判,4月30日,特使宣布取得了积极进展。面对进一步的困难,联合国于5月20日宣布,特使将于第二天进行一次访问,这是国际社会实现谈判解决危机的最后一次尝试,此后将考虑实行制裁的可能性。联合国在当天又宣布,特使将在 Pezzullo 大使的陪同下前往海地,这两名官员将带着比他们以往的访问时措词更强硬的信息去太子港。

180. 特使在访问期间宣布了他的计划的基本内容:(a) 在阿里斯蒂德总统恢复权力之前,经各方议定并由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部署一支多国警察部队;(b) 由阿里斯蒂德总统提议并经国会通过,任命一名新的总理;(c) 对卷入政变的军队成员给予特赦和其他保障,但他们必须在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前辞去职务;(d) 根据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特派团制定的计划,在五年内分阶段执行约1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方案。

181. 1993年上半年的谈判历经坎坷。

182. 到1993年6月中旬,海地危机的政治谈判前景似乎日趋暗淡。联合国秘书长政治事务高级顾问6月16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说,事实上的海地当局对谈判解决危机没有表现出政治意愿。大约在同时,秘书长表示相信,如果国际社会施加更大的压力,迅速和平解决的前景将受到严重损害。

183. 因此加紧了努力。特使向事实上的政府指出,如果它不同意与合法政府的

代表对话,那么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制裁将于6月23日生效。通过进一步施加压力,特使终于使阿里斯蒂德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拉乌尔·塞德拉斯参加了6月27日在加弗纳斯岛开始的会议,双方由各自的代表团陪同。

184. 1993年10月危机恶化以后,但丁·卡普托特使一直留在海地,极尽全力防止谈判进程失败。10月28日,特使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对《加弗纳斯岛协议》规定的时间表未能得到遵守表示遗憾。他宣布,如果《协议》没有得到遵守,秘书长将不得不建议安全理事会加紧制裁。同一天,特使发出信函,邀请海地各政治势力坐到一起,探讨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危机的方案。军方拒绝参加。

D. 《加弗纳斯岛协议》

185. 1993年7月3日,经过紧张的谈判,签署了《加弗纳斯岛协议》。该《协议》是长期谈判和施加压力的最终结果,显示了特使的能力、经验、说服力和献身精神。主要是由于双方不愿妥协,缺乏政治意愿,谈判期间一再出现困难,有时令人气馁。就在1个月前,即1993年5和6月,许多分析家对特使的任务以及和平解决的前景悲观失望。当时,阿里斯蒂德被推翻已有20个月,他仍然流亡国外,军队仍然固守权柄,国际社会不断谴责海地的局势,面对困难显然无能为力,也没有实现解决的政治意愿;尽管文职人员特派团的观察员驻扎在该国,仍然每天发生同样严重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

186. 《加弗纳斯岛协议》几乎包罗在以往的会谈和谈判中讨论的所有问题,《协议》以相互承认危机中两个主要人物的职务和权力为基础。赛德拉斯将军承诺阿里斯蒂德先生为共和国总统,而阿里斯蒂德总统则承认赛德拉斯将军为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关于《协议》全文,见A/47/975-S/26063。)

187. 《协议》最后庄严申明:

“共和国总统和总司令同意:上述安排是海地危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并且是民族和解过程的开始。他们保证充分合作以和平过渡到一个稳定、持久的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海地全国人民都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正义、安全和尊重人权的环境中。”

188. 《协议》一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就发表了一份报告(A/47/975-S/26063, 1993年7月12日),他在报告中转达了如下重要情况:

- (a) 将核查《协议》的任务交给特使;
- (b) 文职人员特派团将不定期地留驻海地;

- (c) 秘书长的代表将经常同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代表协商, 审查执行《协议》的进展情况;
- (d) 他将建议安全理事会在国会批准新任总理后立即中止制裁;
- (e) 凡武装部队指挥部拒绝服从阿里斯蒂德总统新任命的总司令的决定, 并继续侵犯海地参加的国际文书和《海地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他都将认为是没有遵守承诺;
- (f) 阿里斯蒂德回国并开始执政后, 秘书长将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以期最终取消制裁;
- (g)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已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他将就该组织采取的措施采取类似行动;
- (h) 秘书处正在研究根据《协议》提供发展援助以及执行行政、司法和警察改革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E. 《协议》的执行情况

189. 在临时报告起草之时,《加弗纳斯岛协议》的规定中只有三项已落实:(a)开始对话,(b)指定和批准一名总理,任命新政府,(c)中止制裁。

1. 开始对话

190. 《加弗纳斯岛协议》签署后,卷入危机的海地各群体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主持下,并在特使的积极参与下,立即开始了预期的对话。

191. 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代表和各政治力量的代表以及海地国会的代表之间的会谈始于7月13日。会谈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团体对1993年1月18日有争议的选举中选出的各议员的存在表示疑问。有二种有关的情况虽然不属于谈判范围,但也对这种困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种情况是,海地电视部门拒绝播送阿里斯蒂德总统讲话的录像带;事实上的当局拒绝同意美洲人权委员会的一个特派团在海地立即进行现场调查。

192. 海地几乎所有政治阶层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以下是各代表团全部成员的名单。

193. 代表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总统谈判委员会有如下成员:Antoine Adrien神父、Fred Joseph、Georgette Omero、Jean J. Moliere、Jean-Baptiste

Chavannes、Wesner Emmanuel 和 Michel Gaillard。

194. 代表海地国民革命进步党和社会主义小组的有:Serge Gilles、Duly Brutus、Sorel Jacinthe、Anthony Barbier、Jean Lesky Dominique、Ives Duval 和Jean-Baptiste Lavaud。

195. 代表加强国会团结联盟的有:Dejean Belizaire、Julio Larosiliere、Amos Andre、Pierre-Simon Georges、Joseph Lambert、Remy Mathieu和Rita Frederique Mon Coeur。

196. 代表争取改革和民主全国阵线及其同盟的有:Victor Benoit、Evans Paul、Joseph Fignole Jean-Louis、Hyacinthe Jean-Baptiste、Rondal Pierre Cannel、Patrick Norzeus和Jean-Claude Bajeux。

197. 代表立宪主义集团的有:Jean Robert martinez、Turneb Delpé、Pauyo Herard、Rony Mondestin、勒内·泰奥尔多、Yvon Ghislain和Pierre Andre Guerrier。

198. 国会的正式代表有两院的议长:众议院事实上的议长兼海地重建民主运动副主席Antoine Joseph、参议院事实上的议长Thomas Dupiton、众议院的“合法”议长Alezandre Medard以及参议院的“合法”议长Jean-Louis Firmin。

199. 上述人士除Turned Delpé、Rony Mondestin、勒内·泰奥尔多和Jean-Louis Firmin以外都签署了《条约》。

200. 根据《纽约条约》，签约者保证遵守六个月的政治停火，以保证“顺利和平地”向民主过渡。(关于《条约》全文，见A/47/1000-S/26297)。

2. 指定和批准新总理以及新政府的组成

201. 在《加弗纳斯岛协议》和《纽约条约》缔结后立即宣布，阿里斯蒂德总统决定罗伯特·马尔瓦为新总理。马尔瓦先生是一名富有的广告管理商，也是著名企业家。他与阿里斯蒂德总统私交已久，是阿里斯蒂德1990年竞选的主要捐款者之一。他拥有并管理着海地最大的出版公司 Le Natal 印刷厂，该公司为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竞选提供宣传服务，还出版了阿里斯蒂德的两本书。马尔瓦先生以前从未任过公职，他被认为是一名“温和派”，看来得到各政治和经济阶层的广泛接受。他与私营部门的关系密切。马尔瓦先生是1993年7月22和23日在迈阿密举行的会议的主要组织者，这次会议被称为“海地最高级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使阿里斯蒂德得以与海地私营部门的代表、国际捐助者和美国的潜在投资者进行了会晤。马尔瓦先生

还安排了其他和解会议,以消除阿里斯蒂德总统的追随者和海地企业家之间的疑虑和可能的误解。

202. 马尔瓦先生现年50岁,持有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学位,曾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

203. 最后,经广泛讨论,1993年8月23和24日的国民议会众参两院的会议批准马尔瓦先生为总理。8月26日,他前往华盛顿,向总统宣誓就职,他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政府成员名单。

204. 新政府于1993年8月31日组成,成员来自全国各党派和阶层。只有海地国民革命进步和社会主义小组党未能进入内阁。马尔瓦的首届内阁组成如下:内政部长 Rene Prosper、外交部长 Claudette Werleight、司法部长 Guy Malary、国防部长 Jean Beliotte、计划部长 Jean-Marie Cherestal、新闻部长 Herve Denis、财政部长 Marie Michel Rey 和农业部长 Francois Severin。上述内阁成员均为独立人士,但 Rey 和 Severin 为阿里斯蒂德最初执政时 Rene Pleva 内阁的成员。马尔瓦内阁的成员还有:教育部长,民主运动大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 Victor Benoit; 社会事务部长,全国重建运动成员 Bertony Barry; 卫生部长,国家组建运动领导人 Jean Moliere。

205. 马尔瓦总理的政府尚无法履行职责。由于武装团伙的所作所为和大打出手,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无法履行职责,有的人则不得不躲起来。1993年10月中旬,马尔瓦内阁的司法部长在太子港的大街上被暗杀,但一直没有进行调查,将罪犯缉拿归案。马尔瓦提出从12月15日起辞去职务。1994年1月,马尔瓦仍然在任,但未能履行总理的职责。

3. 中止和恢复制裁

206. 按照《加弗纳斯岛协议》,在马尔瓦被指定和批准为总理后,联合国秘书长立即请安全理事会中止根据第841(1993)号决议采取的制裁。同时,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请求中止在外交部长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禁运措施。

207. 继海地军方拒绝接受《加弗纳斯岛协议》和秘书长于1993年10月13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报告(S/26573)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873(1993)号决议,决定从1993年10月18日起恢复第841(1993)号决议中规定的制裁。安全理事会在10月16日第875(1993)号决议中呼吁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严格执行制裁,特别是要让所有驶往海地的船舶停下接受货检,并核实它们的目的地。由于海地军方

没有改变态度,禁运在规定日期生效,由美国的船舶予以监督,加拿大、法国、联合王国、荷兰和阿根廷的船舶也迅速参与监督。同一天,美洲国家组织也恢复了经济制裁。

4. 其他问题

208. 《加弗纳斯岛协议》中所载的其他承诺都没有履行,这些承诺是:

- (a) 拉瓦尔·塞德拉斯将军切切实实地辞去职务,任命海地武装部队新的总司令和军事指挥机构其他成员;
- (b) 撤换Michel Francois上校警察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 (c)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以便重新履行他的宪法职责;
- (d) 将武装部队与警察部队分开,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着手执行警察培训和武装部队现代化方案,废除所有准军事集团;
- (e) 国会采取《纽约条约》议定的政治和立法行动;
- (f) 国际合作,以救海地人民的当务之急;
- (g) 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建立核查《协议》遵守情况的机制。

5. 特别报告员对谈判发表的意见

209. 《加弗纳斯岛协议》规定,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海地危机,这无疑对研究建立国际保护人权机制的问题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压力,包括全球和政治机构的压力以及某些国内外团体的不懈努力,使前所未有的系列谈判得以举行。

210. 拉丁美洲各国几乎都政变叠起,选出的政府一一被推翻,军事独裁屡见不鲜。因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际上为何对海地危机施加那么大的压力,而对其他国家的政变施加的压力则较小?为何维持那么长久的压力,在合法政府被推翻后近两年后还要强行恢复合法政府?在这一复位进程中有哪些内外因素?

211. 由于这种情况意义重大,对开创先例至关重要,对人权情况具有潜在影响,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更是如此,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就此提出一些意见。

212. 首先必须指出,在海地,若干因素,主要是外部因素,为施加国际压力并一直维持到达成政治解决为止创造了条件。

213. 第一,1990年末阿里斯蒂德总统当选之时适逢这一半球经历民主化运动之

际。海地的选举进程标志着一系列选举的结束。拉丁美洲国家除古巴以外都建立了有集体参与而成为合法的文官政府。这种情况是该半球史无前例的,令人对政治发展和尊重人权进程产生了高度的乐观,受到民主理论家的赞赏。因此,阿里斯蒂德总统1991年9月29日被推翻,这被看作不仅是对海地政治进步的障碍,而且是一种退步,可能引发该区域的政治倒退。

214. 仅在对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政变前几个月,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于1991年6月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两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决议。第一项决议题为“关于对民主和恢复拉丁美洲制度的圣地亚哥承诺”,在该决议中,该半球各国保证加强能体现自由合法表明人民意愿的民主代议制,它们表示决定采取一套既及时有效又迅速的程序,以保证促进和捍卫民主代议制。第二项决议题为“民主代议制”(AG/RES.1080/XXI-O/91),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在该决议中决定:(a) 指示秘书长:一旦发生任何情势,致使该组织任何成员国的民主政治机制进程突然或不正常地中断,应立即召集常设理事会会议,以便审查局势,决定并召开外交部长特别会议或大会特别会议;(b) 声明外交部长特别会议或大会特别会议的目的应该是集体研究事态,并采取认为适当的任何决定;(c) 指示常设理事会制定一套建议,鼓励在国际团结和合作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民主制。对阿里斯蒂德总统立宪政府的政变是上述两项决议通过后该半球一个立宪进程的首次突然中断。因此,美洲社会必须对这种新情况作出反应。另外,这种情况不仅需要立即执行这两项决议,而且还是对美洲政治制度的力量和效力的挑战。

215. 此外,该半球有些国家的政府出于各种原因,一开始就对寻求解决海地危机的办法特别热心。除民主国家目前在外交政策中高度重视人权问题外,有些国家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驱使。例如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热心,是因为在其领土上有很大的海地人社区,因为船民问题众所周知,因为国会提倡黑人民权小组施加压力以及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的要求。法国关心这一问题,是因为它以前的宗主国地位,因为使用共同的语言,因为它在加勒比有海外领地,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强大的海地人社区对加拿大也有影响;委内瑞拉对此热心的原因在于其历史和外交政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心与政治、地理和经济因素有关。

216. 从1994年1月14日至16日,由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召集的“迈阿密会议:民主、解决海地危机”在佛罗里达迈阿密举行。除阿里斯蒂德总统外,参加会议的还有:马尔瓦内阁的成员、海地国会两院的成员、太子港市长Paul Evans先生、“秘书长之友”的代表(加拿大、美国、法国和委内瑞拉)、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代表、美洲人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文职人员特派团团

长Colin Granderson先生、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代表等等。美国国会议员以及Jesse Jackson、Charles Rangel、Taylor Branch、Major Owens和Corrine Brown等知名人士也参加了会议,并在其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特别报告员应邀参加了会议。

217. 会议审议了与海地危机有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人权情况。根据《加弗纳斯岛协议》和《纽约条约》的规定审议了可能解决政治危机的一些办法。最后,与会者同意:继续进行会谈,以便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应谴责事实上的政府继续侵犯人权;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应继续重视海地问题;对船民问题应寻求人道主义的解决办法;应加强对军政府实施的政治经济制裁;应力求遵守《加弗纳斯岛协议》和《纽约条约》。

218. 在会议期间,特别报告员有机会就海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下列与会者交换了意见:美国政府负责海地问题的特使Lawrence Pezzulo大使、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助理Hugo de Zela先生、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文职人员特派团团长Colin Granderson先生、KONOKON党领袖兼马尔瓦内阁教育部部长Victor Benoit、美洲人权委员会成员Patrick Robinson先生、海地国会若干议员、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代表和官员。

五、结论

219. 人权委员会在第1993/68号决议中强调了特别报告员与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文职人员观察团为进一步履行使命而建立必要合作的重要性,并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告(1993年11月10日A/48/561号文件,于1993年11月22日提交给大会第三委员会),并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最后报告。

220. 在整个1993年中,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通过各自的秘书长特使努力工作,以保证通过谈判解决海地政治危机。上述努力的结果产生了《加弗纳斯岛协议》,在军方推翻该《协议》时,《协议》的规定已开始得到执行。

221. 导致签署《协议》和开始寻求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的基本原因是,国际压力以及海地军方在某种程度上害怕被多边力量推翻。军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表现出对签署《协议》有兴趣。即使《协议》签署后,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海地并与军方领导人,包括塞德拉斯将军本人会谈时也已经很明显,他们不打算遵守《协议》。

222. 尽管在签署《协议》时作了承诺,但军方仍不接受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和恢复民主进程。

223. 在整个这一年中,即使在《加弗纳斯岛协议》和《纽约条约》签署后,侵

犯人权的情况仍然持续不断。在1993年10月初编写本报告时,海地的人权情况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军队和准军事团体内的一些人进行谋杀、骚扰、殴打、虐待,天天如此,法外处决和任意监禁等情况也每天发生。仅举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为例,9月份,Antoine Izmerly被随从人员杀害,10月份司法部长被杀,使这种情况更加引人注目。还犯下了其他许多罪行。

224. 军方通过准军事团体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他们阻挠马尔瓦总理的政府采取行动,阻挠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履行职责,对阿里斯蒂德总统的追随者采取暴力行动。

225. 1993年,凭着特使的才能、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卓越的谈判能力,并在一些内外事件的推动下,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在一场外交战中获得大胜:签署《加弗纳斯岛协议》,开始对话,指定和批准总理人选。但这些成就只不过是开始一种很有可能导致恢复民主的进程提供了希望。但最终令人忧伤的是,海地军事领导层撕毁了《协议》。眼前的具体问题有:将警察同武装部队分开,废除区长和准军事团体,对犯罪行为 and 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通过并实施重大立法,某些军队领导人辞职或调任,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执行国际合作和援助方案。是否就上述问题采取行动,要取决于海地军方的意愿。我们过去看到的是,海地军方缺乏这种意愿。

226.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派团成员严肃认真,致力于执行这一方案,他们精通工作,谙熟专业。尽管遇到一些困难以及军方和准军事团体的敌意,但特派团遍布全国,防止了一些较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对受镇压的人提供了援助,就海地各地的具体人权问题提供了较详细的资料。

六、建议

227.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如下:

- (a) 人权委员会应谴责不遵守《加弗纳斯岛协议》的行为,并对海地军方领导层收回承诺,用武力阻挠恢复文官政府的态度表示严重关注;
- (b) 人权委员会应核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和外交部长特别会议作出的决定,维持对海地军政权的制裁,并切实予以加强;如果有必要,还应探讨新的方案,使国际社会能够帮助海地人民从恐怖统治下解放出来,协助建立文官政府,保证享受最基本的人权;
- (c) 人权委员会应对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家组织的特使但丁·卡普托以

及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领导人和其他成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激。他们的努力对保证达成政治协议和防止侵犯人权事件的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 (d) 人权委员会应请秘书长在国内情况允许时将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成员派回海地,即使在恢复了民主和法治后,特派团仍应留在海地;
- (e) 人权委员会及联合国其他主管机构和美洲国家组织应继续观察和不断评价海地的人权情况,以便记录和报告侵犯人权情况,要求事实上的当局履行国际和宪法义务,帮助解决海地社会在这方面面临的严重问题,向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和美洲国家组织通报海地的人权情况;
- (f) 人权委员会应呼吁继续努力,以实现全国和解;1993年7月3日签署的《加弗纳斯岛协议》的条款和1993年7月16日签署的《纽约条约》的条款都应被看作是今后为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海地危机的办法而可能进行的谈判的良好基础;
- (g) 如果国内情况允许,应在美洲人权委员会、人权事务中心和特别报告员的参与下在海地建立促进和宣传人权的方案,具体目标是,培训军队、警察和监狱当局、政府和非政府人权组织成员和政党成员等等;
- (h) 应明确要求事实上的海地当局履行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时应承担的义务;
- (i) 应要求海地社会各群体充分履行他们在签署《加弗纳斯岛协议》和《纽约条约》时作出的承诺;
- (j) 在恢复海地合法政府后,应通过国际机构提供的物质和技术咨询援助来帮助该政府,使其能履行制定以下方案的保证:司法管理、监狱管理、更新民事和行事立法、将警察同武装部队分开、培训警察和军队现代化、调查军队、当局、保安人员和受他们之命行事的人侵犯人权的各种罪行、恪守1987年《宪法》,充分恢复因1991年9月29日政变而受到破坏的法制;
- (k) 鉴于海地的人权情况严重而又十分困难,人权委员会应继续在“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的项目下对这一情况进行国际监测。

228. 以上是特别报告员在接受人权委员会的任务访问海地,收到并处理了资料,研究了整个1993年海地的人权情况后提出的建议。特别报告员认为宜继续认真监测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他深信,只有通过援助、合作和国际技术援助,特

别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体制建设方面的合作援助,并创立尊重人权的文化,才能
在海地创造今后民主进程的条件。

注

- ¹ 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统一人道主义行动计划》,1993年3月。
- ²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关于1992年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1993年2月,第421
页。
- ³ 同上第3页。
- ⁴ 世界禁止酷刑组织,日内瓦,1993年6月11日(HT/110693)。
- ⁵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1993年8月11日新闻发布稿。
- ⁶ 同上,以及新闻发布稿CP/93/31。
- ⁷ 人权律师委员会,1993年8月23日。
- ⁸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新闻发布稿CP/93/10,1993年5月5日。
- ⁹ 人权律师委员会,1993年8月23日的信。
- ¹⁰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1993年8月11日新闻发布稿。
- ¹¹ 人权组织政纲,1993年7月,海地。
- ¹² 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1993年5月5日新闻发布稿(CD/93/10)。

XX XX XX XX XX